

楊 先 義 編



MG
K26.666

張
家
口
收
復
記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行



3 1764 5699 8

張家口收復記目錄

- 一、前言
- 二、應火速進攻張家口
救國日報社論
- 三、飛訪張家口
中央日報記者王洪鈞
- 四、晉察綏三省巡視記
中央日報記者朱恆齡
- 五、長城內外
申報記者杭舟
- 六、雷霆萬鈞壓張垣
申報記者宋紹伯
- 七、由政治上看出共黨絕對沒有前途
救國日報社論
- 八、由綏遠大同集甯戰爭證明共產軍毫無戰鬥力
救國日報社論
- 九、共軍爲什麼會失敗（傅長官作義招待記者演說詞）
- 十、傅作義將軍印象記
中央日報記者古方

目

録

一

前言

張家口爲長城南北的主要孔道，居平綏鐵路的中心，北控多倫爲內蒙的心臟，西通綏遠，爲西北的咽喉，其地形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概見，以前日軍寇華，曾在這地方組織過內蒙古聯邦，以爲侵略大西北的根據地，視爲第二個僞滿的「新京」。在日軍八載盤踞之下，他們發展公路，建設鐵路，都下了很大的本錢，盡了最大的努力。儲存的物資如糧食布疋之類，均極豐富。共軍佔領這地方後，溝通哈爾濱與延安，聲息相通，成爲割據華北及威脅平津的一大據點，而背負漠北，更成爲他們國際交通線的總樞紐。一年以來，晉綏冀三省民不安枕，兵不交睫，這第二延安——張垣——實爲陰謀擾亂的策源地。中共自詡在察哈爾擁有雄厚的部隊和民間武力，二百六十萬的民衆也是擁護他們的，所以張家口有金城湯池之固，不是別人能夠攻打得下的。但自本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集甯大會戰後，中共才手忙腳亂，開始向察虜州涑源一帶深山中偷運機器和物資，以爲萬一之備。等到十月八日張北被中央軍攻克，九月十日狼窩溝，神威台及舊萬全相繼收復，他們種種設備和保衛張垣外圍的防禦工事悉付東流。及國軍沿長城急進張垣時，中共乃以最後的一把火，報答了侵占一年零兩個月的張家口老百姓。

中共離開張垣時，以國軍進展太速，其情形至爲狼狽：先放火，飛機場的房子和倉

庫焚燬，叫民衆到機場救火，騙來了大批老百姓，却是要他們掘地坑，想要徹底破壞機場，以免爲國軍利用。老百姓在淫威之下，莫可奈何，大家都竊竊私議：「挖吧！讓我們走後，我們再填上」。所以傅長官率軍入城之後，工程大隊祇費了兩天的工夫，到十月十四日就把機場修理竣事，這件事證明老百姓對於中共之厭惡與不協力。傅長官曾說：「中共軍事失敗，理所當然，而政治失敗一至於此，則出乎我們的意外」。共軍在張家口鬥爭了一年，祇換得老百姓寵錫的兩個徽號：一是「扒路軍」，一是「破產黨」。

國軍收復張垣之後，傅長官召開民衆大會，當時指陳共產黨罪惡的，有祖父，父親被共黨鬥爭而慘死的小學教師，有子女被共黨驅走的醫師，連工人也痛恨他們，被裹脅而去的也都是飛機逃回來。共軍統治時代，老百姓在街上走，彼此是不能說私話的，假如要說話，必須先打一個手勢，招請第三者旁聽，否則即須受罰。這種虐政，自古以來除了秦始皇偶語棄市外，真是聞所未聞的。國軍入城後老百姓一個個歡忻鼓舞地說：「我們從此可以說話，不用再做啞吧了！」農民感慨地聲訴着「共產黨最利害的是叫我們爭仇互恨。試問我們世世代代本來沒有仇恨的，憑他們一年半載的時候，如何使得我們仇恨起來呢？」

中共在張垣唯一政績就是「鬥爭」與「清算」：組織所謂「人民翻身大會」，叫店夥向老闆鬥爭，叫佃戶向地主清算。結束是把劫後的人民逼得走頭無路。小康之家變成

窮人，窮人變成了赤貧。所以國軍一入張垣，被逼加入共產黨的，一日之間自首的就有二千餘人。

共產黨引以自豪的，是說他們沒有貪污案件。但在張垣所遺留下來的事實就不盡然。據自首的人說：「共產黨的軍事幹部及文化幹部是比較廉潔的，而管理生產的人員和地方行政人員，則均有顯著的貪污事實。共產黨一個區長，來時一無所有，這次退走時却用十八輛車子裝載着財物傢具。許多人在商號入股，私存黃金，譬如某一商號應被清算，他們的黨官使用政治力量予以庇護，然後酬以乾股，共同牟利。下級幹部未經手銀錢的人，大概都不能貪污，旅長以上就很難說。」有人統計張家口的商店有三百家以上是共產黨人的資本。同時軍有軍的合作社，師旅團有師旅團的合作社，以接收的物資為黨官們的個人資本。至於普通商店，在共軍統制之下是很難支持的。今日派捐，明日抽稅，逼得你非接受黨人的股本就得關門。我國有句俗話：「朝中無人莫做官」。在張家口是：「店中無黨莫經商」。根據這些事實，我們知道中共之所謂民主，所謂為人民謀解放，都是欺騙之談，所謂說盡好話，做盡壞事，正是為他們寫照。而國人不知，甚至以同情共產黨為思想前進，一部份人是盲從，一部份人實在是受其隱蔽欺騙而不自覺。傅長官說得好：「共產黨所到之地，等於打防疫針，凡親身受過痛苦的人，才不會相信共產黨的宣傳。」你想這樣的作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還有前途嗎？

我們再看中共的軍事力量，經過這次大同外圍戰，集甯大會戰，及張家口之倉皇逃遁，紙老虎完全戳穿，烏合之衆殘民則有餘，欲用之以與國軍抗，其戰鬥力直等如零。國軍孤守大同，外援斷絕，車站一帶的碉堡，其材料皆木柴土砌，非比水泥鋼骨之固，而匪軍以數十倍之衆，竭二十餘日之猛攻，卒不能攻下，是共軍無攻戰之能力可知。集甯原在共軍之手，其防禦工事是民國廿五年湯恩伯將軍駐守其地時所建。當日窺佔領時代與共軍竊據期間，均曾加以修葺，塞外防禦工事之堅，堪稱首屈一指。而其天然險要，在該城之西南隅有臥龍山鐵軍山，東南與東北復有老虎山。定軍山遙相對峙，這四座高山不啻集甯城的外圍堡壘，防禦工事皆極堅固。乃九月十日集甯戰事一開始，不過數小時，鐵軍臥龍兩山即爲國軍佔領。至十二日老虎山亦被攻下，是共軍無防守之能力可知。共軍戰略亦極低能，張家口共軍擁有數十萬之衆，且爲勢在必守之地。與國軍攻克集甯後，智龍蕭克等匪軍乃以十七旅的兵力集結於鑄道綫上，而對於西北方面則漫不經意。國軍窺破其弱點，乃以奇兵由東北繞攻，由此下張北，克張家口，遂成破竹之勢。是共軍戰略之幼稚可知。茲將京滬中外記者，在張家口視察之報導，及傳長官之報告，搜集成冊，以供參閱，藉使國人明瞭此次國軍之收復張家口，決不僅是武力壓倒共軍，實賴我中央之開明政治力量獲得塞上民衆之擁護而制勝也。

應火速進攻張家口

救國日
報社論

四日下午參謀總長陳誠將軍招待中外新聞記者，有外記者某質問陳氏，政府是否有進攻張家口之意？陳氏當答稱：「若共黨仍向大同進攻，政府難免不進攻張家口，因為大同張家口熱河在歷史上是一個戰場」。言簡而要，我們對於這種答覆甚為滿意，但願政府實行其諾言，火速進攻張家口！

自古長城之險，限南而不限北，即由北方越長城南下幽燕，（河北）如高屋建瓴，其勢一瀉即下。若由南向北仰攻，其勢難若登天。所以中國五千年歷史，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之禍中原，不絕於書，而中國之攻出長城者，僅明初徐大將軍，乘在燕京戰勝之餘威，又兼蒙古人之腐敗墮落，始創歷史上南人超越長城之奇跡。此外如宋太宗之英明，曹彬，潘美等良將，亦皆慘敗而歸。（舊劇託兆碰碑之楊令公，即於此役被遼人俘擄）所以長城之險，立國於河化，山西者，在所必爭，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或衰，歷史已有證明。

共產黨知道這種關係，所以去年藉俄國力量，佔領張家口後，就想出全力把長城以北的綏遠晉北吞下，然後進可以下燕晉，退可以與俄國聯成一氣，以豫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換句話說：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俄國的第一線在中國的長城，這是多麼便宜的事

幸而傅作義將軍善守，使賀龍蕭克的銳師，盡殲於綏綏包頭之堅城之下，而國軍東進之師，又能超越長城之險，而達錦州，共產黨陰謀始告失敗，否則第三次世界大戰當已發生了！

日前周恩來還在同政府虛與蛇委，是傅作義將軍死守綏綏包頭之功。而共產黨之欲長城以北之戰略地帶，仍是驚寐不忘。但由正而攻，綏綏包頭，已有去年的成例在，所以共產黨變更戰略，先攻大同，取得長城之險，並斷傅將軍救援之路，然後再長期的圍攻綏包。在一圍城必破之原則下，總希望攻佔綏包，以完成共產黨第一步計劃，這在共產黨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共產黨的戰略這樣惡毒，所以政府也放棄其一貫挨打的政策，警告共產黨，若共軍仍進攻大同不已，則政府將攻延安張家口熱河。共產黨對這種警告置若罔聞，政府軍隊遂進攻熱河，兵不血刃而入承德，克隆化，而赤峯亦聞攻克了，這與共產黨攻大同有對消的效力。

在明代中國兵威能超越長城以北，在長城外設有大甯、萬全、大同三個重鎮，以保衛北京之安全。大甯即今之熱河平泉縣東北，萬全即明史上所稱之宣府，即今之張家口，大同即今之大同。陳誠將軍所謂大同，張家口，熱河，歷史上是一個戰場，即根據於

此。明自成化時代，卽棄大窟不守，使正北防務發生大缺憾。所以英宗北征，土木之變，（卽今張家口東之土木堡）英宗被擄，幸大同尙能固守，可以牽制也。先之兵力，於謙乃能擊退也。先，使明社危而復安。後來李自成先破大同，後破宣府，長驅進圍北京，而明朝遂亡。足見大同張家口關係的重要。若張家口仍在共黨手中，大同復告失陷，則河北山西就非常危險了。但大同已非常危急，政府若不積極解救，其失陷殆屬必然。所以須進攻張家口。

進攻張家口，一是孫贍圖魏救趙之意，使共黨顧其老巢，不能不回救張家口，而大同之圍自解；二是鼓勵犬同守軍死守，以待援兵之到。若萬一大同不守，能佔領張家口，也可與大同失陷相對消。所以進攻張家口，在目前實在有絕對的必要！

進攻張家口，如何進兵？殊爲重要的問題。目前國軍在青龍橋，去康莊只一山洞之隔。但這一山洞，上面是八達嶺，爲長城最險要之地。由青龍橋仰攻，殆不可能。而山洞亦不能輕易通過。所以要到康莊，非常困難，或者此路不通，亦未可知。若要勉強由此通過，則只有先派傘兵在康莊附近降落，先殲滅山洞共軍，迎接青龍橋國軍過洞，只須一過此洞，則張家口卽很難防守了，這是一個進兵之道。

其次是由熱河進兵，因爲熱河與察哈爾均是高原地帶，雖較北京爲高，但高原上却是平地，裝甲車可以自由行駛，毫無阻礙。這次對日戰爭中，日軍進攻張家口，卽是由

此條道路。這條路較由青龍橋過山洞尤爲輕便，希望政府注意！

我們希望政府迅速動手，不必遲疑，因爲目前張家口是空城，容易攻入，只須有少數裝甲兵力，卽能成功。若待其軍佔領大同，迴師張家口，則不能攻了！

且長城外較爲寒冷。在這一個月內，尙能行動，若到十月半以後，則與北平嚴寒時無異，南方軍隊卽失去活動力了，所以須在這一個月內佔領張家口，否則須待明年了！

由這兩點：我們希望政府火速進攻張家口，愈快愈好，否則國家前途未可樂觀！

飛訪張家口

中央日報記者
王洪鈞

離開南苑機場

十八日清晨，薄霧凝集天邊，一線金黃色陽光自霧隙迸出，瞬間已灑滿大地。這時，有架〇七式運輸機穿過羅列的戰鳥滑上跑道，加足馬力，一鼓氣離開了南苑機場向西北飛去了，機上裝載九個外國記者十個中國記者。目的地是張家口。

張家口是座倚山向水的土城，從誕生到今天還不到三百年，但出世後就負起了製造歷史的重任，遭遇多災多難的命運。秦始皇替它蓋堵圍牆起名長城。東洋河自綏遠探出頭來，又從它脚下汨汨地向南流去。兩旁奇山峻嶺頭角崢嶸，好像說：「我們是張垣衛士，野心者別想侵犯。」倒溯三百年，明朝嘉靖年間，自沙漠中竄來了元帝後裔林丹漢，選定這塊風水地方棲身。左征右討，統一了內蒙。清初歸附置張家口廳。民國十七年建省。以張家口爲省會。平綏，張多兩鐵路築城。張庫公路完工。自張家口南至中，冀東接熱河，西通歸綏，北抵庫倫，橫貫熱察綏。縱連外蒙古。交通發達，這土城就變成皮毛布疋的商業站，蒙漢兩族的融匯點，也是你爭我奪的軍事中心。民國以來幾次內戰中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七七火起，日人慫恿德王成立偽蒙古自治政府，以張家口爲首都

，盤踞九年。日人敗退，共軍滲入，設冀察晉邊區司令部，與風作浪者一載。最近，政府軍隊爲解大同之圍，三路進兵察境。傅作義將軍揮動戰旗，十萬騎兵叱咤草原。出卓資山，下集寧，取豐鎮，自興和轉兵東進，十日內打下張家口，切斷延安哈爾濱間交通孔道，粉碎共軍掀動全面內亂的迷夢。從此，張家口變成了國內外響噹噹的名字，也是製造歷史的漂亮角色。

記者羣在飛機中並不寂寞。抽烟，看書，談天，不知不覺的，這隻鐵鳥已越過長城，在亂山叢中走了大半路程。經過懷來，大家跌跌撞撞地滾到一邊，爭看這座臨山建築的古城。共軍用兵錯誤，不該在懷來布下重陣，結果不但沒討到便宜，到讓傅宜生將軍的戰騎從北面搗進張垣。記者們回到原位時，中電和愛克米攝影公司的朋友已得意地自駕駛室走出來。開麥拉替爾萬共軍葬身之所留下悲慘的紀錄。

噢！這就是張家口。

半小時後，飛機漸漸下降，起伏的七山，黃澄澄的積沙和點點綠樹，清晰地掠過眼底。再飛近了。看見一團土房子，靜靜地睡着，大清河的水波魚鱗般閃爍在陽光下。乘客有點緊張了，機身觸地，美聯社麥德先生快活地叫起來：「Oh! yea! It is Kalgan!」大家隨聲附和，是高興也是驚奇。這羣年輕孩子聞到塞外的新鮮空氣，自然活潑起來。

站好了」。先在機旁照個像，再魚貫地爬上兩輛下車。傅長官太忙不能來，派一位王秘書代表歡迎。卡車出去，兩輛軍車擦肩駛進來，上面滿着着綠棉軍服戴十二戰藍臂章的士兵。人人都說傅作義隊伍好，今日見了果是平常。情報多理論也多的軍調部鄭介民委員曾說過：「要看軍隊能不能打，祇要在操場上擺開了來個齊步走，再問問官長是否在營外睡覺就夠了。」記者剎那間看見車上的兵個個滿面紅光精神奔奔，肩上槍械背得筆直。已是心折，便不想再問其他。

張垣有兩個飛機場。我們降落的距城十五里。這座機場較小，建築也簡陋平軟的草地代替水泥作了跑道。周圍土丘弱柳已足引人幽思。唯一建築物——機站和庫房——也被共軍撤退時燬個稀爛。觸目焦黑，更添了多少淒涼。據車上一位軍裝同志說：「共軍臨逃倉促，先放把火燒房子，見熊熊火起，又鳴鑼聚眾喊大家救火。周圍老百姓機靈的先自跑了，一根繩索牽來了老弱殘兵。到齊後不是救火，叫他們挖地壕。」挖罷！等你們滾蛋。我們再進上。」老百姓這樣商量好才動手，果然，共軍前腳跑了，原班人馬三鏟兩鏟又把坑填好。傅軍進城。工兵大隊祇動上兩天到十四號就把偌大機場修竣。所以傅作義將軍說：「共產黨軍事失敗在意料中，政治失敗得這樣慘，卻意想不到。」董必武也對記者說：共軍在張家口鬥爭一年，祇換得老百姓送的兩個稱呼：一是「扒路軍」，一是「破產黨」。聽了這話，再看看張垣機場，不由你不相信此話是真。

到處是斷瓦殘垣

汽車沿着磚沙堆集凸凹相接的大路進城，真是陸地行舟。記者坐在車沿上左手拉着攝影記者張居生，右手扯緊愛克米攝影廠李華倫的外衣，兀自前俯後仰。國際社陶平和聯總新聞專員威爾遜並肩坐在車後沿上更覺痛苦。偶然，輾過碎石，車子跳起半尺高，一向沉默的威爾遜也會尖聲叫起來：「啞！我的屁股不要了！」

共軍祇盤踞一年，可憐的張垣已糟蹋得不成局面。日本人在時，爲討好偽蒙，並加強對盟旗的控制，曾以張家口爲經濟上征服蒙人的基地。裝建最好的發電廠，用最好的電話機，草原上電綫縱橫，窮鄉僻壤，水電不缺。共軍到來，非但未建設，走時反倒放把火燒個乾淨。發電廠大建筆祇留下烏黑的一個空壳，默默地在街心，好像在陽光下含愧地追念她過去驕傲的日子。電線七零八落，車行街上。大家爭喊「留神電線」，緊張處如臨大敵。

到城裏來，聽到第一件好消息是「今晨有機車一輛自張垣開往宣化。」這是從破壞到建設的第一聲。值得紀念。十月末旬，國軍圍形勢完成，共軍節節敗退之際，沿平綏綫各車站，皆遭破壞，無一倖免。張家口車站破壞得最慘，損失也最重。國軍入城時，車站裏外猶烈火騰騰未熄。經一星期施救整理，才稍就緒。站房全燬了，機車五輛，

兩輛重傷，三輛負傷較輕。列車祇有一輛完整，餘皆盡成灰燼。平津區鐵路局人沒法去，但交通不能不辦，臨時政委會交通組作了建設先鋒，出佈告找回逃散員工，派人勘察破壞情形。將三輛機車拚成一輛經辛莊子試行康莊。記者們路過車站，跳下來踩着燒焦的屋頂走來走去，各找鏡頭，攝取戰亂痕跡。幾個穿紅褲的小媳婦跑來瞧熱鬧，見外國記者的照像機在猶取，她們又一笑散去。記者腳旁踏着一塊完整的石頭，上面刻着「張家口車站」五字，問路人知過去是鑲在車站大門上的牌示。心裏猛地悟到戰事就是濫劫，兵亂後，天上的掉在地上了，地上的更不知陷到那層地獄去了。

其實，平綏路北段不祇五輛機車，還有二十五輛最近才在宣化附近山洞中發現。據說，共軍佔張家口後，鐵路運輸不暢，把大部機車的要緊機件拆下藏在鍋爐裏，車身遍塗泥灰後朝山洞裏一藏，始終未用。前兩天，工人們自動報告，交通組才派人前往起運。

歡迎陳總長

記者圍坐車駛過車站，便見後面烟塵迷處，大隊騎兵跟蹤而來。「這幹什麼？」一人問。「不知道嗎？」陳總長昨天不是說政府軍隊既然拿下張家口，共軍就不敢再犯，這是傅長官特地派來向我們炫耀炫耀騎兵的威風」角落裏有人幽默地回答，大家笑了。

真的，騎兵是威風。尤其在古老的道上，在高僅及人的土房馳過，越覺得人精神抖擻，再往前走，又看見男女老幼一羣羣一堆堆排列道旁不停的揮動小旗，臉上是焦急期待的表情。看見車上有外國人，小孩和女人們先咕咕呱呱地說笑一陣子。我們明白了，他們不是歡迎我們，一定在期待着什麼人。這個謎，一直到在中央醫院大廈下車歇腳後，才知道陳總長今天要到張家口來。我們吃飯時，聽說傅作義董其武張厲生等將領都到機場去了。但沒接回人來，陳總長張垣之行改期，要在北平接見杜聿明、熊式輝、王耀武等人。

傅將軍的祕書

在中央醫院休息室裏，中國記者們爭着找報看。找來一份昨天創刊今日第二期的奮鬥日報，正面要聞版登着蔣主席重申解決時局方針提出八項原則的新聞，反面則是國府發表傅作義爲察哈爾主席，董其武主綏政的命令和馮欽哉出任十二戰區副長官的新聞。經人介紹，記者得識該報社長閻又文。傅作義將軍武功蓋世而兩篇萬言通電也是傳誦一時，尤以最近發表致毛澤東公開信更能膾炙人口。這兩篇文章皆出自閻君筆下。在北平談起來，大家都說傅將軍能有今日成就，帳下文武兩方必有能手。武的方面鄭介民委員最推重董其武將軍。文的方面，當屬閻君了。奮鬥日報原在歸綏出版，爲綏東唯一報紙

，也是支持百戰百勝的精神源泉。報紙本身自是不行，但在張垣發刊後確發生很好的作用，昨今兩天，每天三千份，已銷售一空。閻君說：「再隔幾天，我們要訂價出售了。」今天奮鬥日報社論以「除暴政，安民心」爲題，強調眼前無數待做的工作中最主要者爲救濟善後，其次是整理幣制穩定金蝸，第三要廢除共軍自營的買賣，保護商民正當營業。第四要取消共軍「按點徵收」搜刮民糧的暴政，急謀復蘇農村。第五是遵照民生主義，擬定具體方案，解決土地問題，調整租佃關係，使殘破的農村走上繁榮。」

談到救濟。聯總和行總對張家口的救濟工作已走到前頭。今天跟中外記者同機去張家口的還有行總督察綏區五個人攜帶法幣四十萬元。他們計劃先在張家口設辦事處再逐步開始救濟工作。歸途中，聯總新聞專員威爾遜也跟記者說：「賑款是初步。因爲飛機太少交通不便不能運其他東西；一俟平綏路南段修好，北平張家口間暢通火車，大批糧食、藥品即可源源運去。」記者在張垣吃飯時問人「行總過去在張家口存餘物資那裏去了。」他們很快地回答：「共軍潰逃時悉數帶跑了。」行總物資原以救濟災民爲主，記得周恩來尙爲共軍佔領區救濟品分配問題說過不少閒話。如今張家口共軍非僅把老百姓自己的糧食拿走，甚至把救濟老百姓的東西也搶去了。周先生現在看到這段記載再想想當初的談話，不知內心作何感想！

自由活動的訪問

長官部招待我們在萬壽春吃飯。席間記者團領隊戚長誠宣佈當天節目：「用中飯，自由活動，訪問一小時，參加茶話會，參觀各機關，返平。」他補充說：「傅長官歡迎中外記者團在張家口多呆些日子，採訪方面傅先生鼓勵我們自由活動，每個老百姓都可作共軍一年來暴行的見證。」傅先生建議多詢問中共時代的參議員，共軍俘虜，請由他們自己人嘴裏得到點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的真象：飯後法國通訊社記者爾遜到天主教堂去訪問比國神父，另外幾個隨一個懂得中文的外記者到店裏買皮貨：中國記者們也三三兩兩地散開了。

張家口街道不大。最熱鬧的中央大街祇剩下幾座大樓軀殼。路上到處磚殘瓦。清河橋修復，車輛暢通，橋兩端商家仍照常營業。祇有共軍壓榨人民血汗與民爭利的的幾個大公司銀號已加封條。上貼十二戰區佈告說：「共軍產業暫時封存，待合理處理，室內物件不准絲毫移動，以重秩序。」的冀察晉字樣的地方，有的老百姓自動刷掉，有的還遺存着，一位記者頑皮地說：「共產黨做事倒也爽快，偌大的冀察晉三省，一句話就包括了。」

張垣物價較平津低過一半：一斤大米五百元，雞蛋六十元，又大又甜的宣化葡萄五

百元一斤。蘑菇是張家口特產，市稱口蘑，分幾種，頭等要三萬元一斤，依類減二萬五，一萬八不等。多倫的松蕨僅六千元一斤。皮貨一向集散張家口，十年來經日人套購，被共軍強取，市場蕭條多了。到今天，好皮子還沒上市，一件水獺料子三十五萬比別處自是便宜，但與張垣過去行價相較，實在貴得太多。

從動亂到安定

中央大街鐵路局一所四層樓房，已被共軍燒去本來面目。記者走過，聽路人感慨地說：「這所房子，日本人花兩年時間才蓋起來，共產黨兩天就燒光了！」記者聽了心裏感觸甚多。任何事物無論抽象的或具體的，建設總比破壞難。社會秩序也如此。張家口八百年來日積月累的民生經濟社會秩序經日人九年蹂躪，共軍一年破壞，現已完全崩潰。如今再入祖國懷抱，自動亂求安定，自窮困變繁榮，這工作不容易。軍事機關重心在清除建設障礙，至於如何建設則待有政治經驗的人處理。十一日下午，董其武將軍率部入城。十二日周鈞先生就率領一部份政治幹部，自歸綏趕到張家口，成立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臨時政務委員會，替省府推動復員工作。

救災如救火

任何地方經兵亂後，都是遍地飢餓，貧窮和疾病。尤其是光復後的共產黨佔領更是一片瘡痍，張家口是共產黨第二個大本營。十二月的「鬥爭」和「清算」已使張垣十七萬人更貧窮，更沒落了。據一位叫張春榮的店夥說：去年八月十六日共軍進城幾天就召集地方地痞流氓組織「人民翻身大會」，叫店夥向老板「鬥爭」，佃戶向地主「清算」，工廠沒收。全部財產由經手的共產黨員轉呈司令部。俗謂「你吃魚，我喝湯」；金錢過手，豈肯輕易放過。因此共軍從官佐到士兵個個鈔票盈袋，祇可憐了老百姓。小康之家變窮了，窮人更窮了，窮極無路，祇有跟着共軍走，這是共產黨以階級鬥爭造成恐怖社會的一貫作風。臨時政委會成立後第四天就張貼佈告，救濟災民。救濟對像第一是過去一年內被共軍非法殺害革命烈士的家屬，第二是共軍敗退時，縱火燒城，烈焰巨響下被難人的家屬或未死而財產蕩然的老百姓。第三是各工廠的技術人員，因為工廠機器搬走的搬走，破壞的破壞，留了的祇是廣大的失業工人羣。第四是不受共軍脅裹而熱盼國軍到來的蒙古青年，他們生活無依，最需同情和救濟。最後是各方逃難在張家口落魄的知識份子。以上各種人，總計在全城人口一半以上。蔣主席手令傅長官從優救卹十二戰區災民。所以政委會除消極的盼災民三日內分區登記外，並派員四出調查。單單失業工人一項有六千人。報到後，由長官部發放臨時賑款，普通工人一千五百元，技術工人二千元。在工廠未修復前以工代賑，負責清除破爛建築物，趕修自來水發電廠等。到今

天止，發電機兩座已能使用。自來水恢復放水，機車一輛開往康莊。建設工作開始，公用事業已自共軍手中奪回，交還民衆。失學失業的蒙胞青年，烈士子弟長官部亦想設訓練班招撫訓練。記者想，這部份工作應由黨部負起責任來。因為戰區長官部主要是主持軍事，政委會也是臨時的。青年的收容訓練和教育太重要了，從事黨務工作者不可不注意。察哈爾黨部現在懷來，由返鄉青年組成的復員工作隊，已沿平綏路走到張家口。行總管綏察分署章署長親到懷來辦理急賑，可能在一星期內趕到張家口。聯總對救濟的事，很着急，盼平綏線趕快修竣，好趕運大批藥品和食糧。交通牽扯着一切，共軍破壞交通，確已收到摧殘國民經濟的效用。

恢復地方秩序

共軍到處，即以翻身清算的鬥爭方法製造人民間普遍仇恨和恐懼。弄得民不安生。記者在家百貨商店裏，一位頭髮雪白的夥計絮絮訴說「人罪」。「什麼叫人罪？」老人說：「刨根問底三天三夜也說不清。簡單點，這個翻身清算就受不了。還有，兩個人在路上遇見說說話，先得打手勢請第三個在旁邊聽着，沒有第三者在旁，就算說私話，說私話要受罰。老百姓就盼太平無事，誰愿意沒事找嘍子，所以一年來，親戚朋友在街上見面，點頭而過，無話敢說。老百姓都變成啞吧了。」聽了這話，記者沉默良久，感想很深。

，翻翻歷史，祇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偶語棄市的虐政，可跟中共這種作風相比。在民主時代，出現這種事情，不僅是中國人的恥辱，也是全世界人類的恥辱。現土地光復了，人民心理上的仇恨和恐懼不能頓時消除，還需精神和物質上的協助。另外，值得一說的，就是共軍退出後，政委會發動了一個繳械運動。記者到張垣的一天，清河橋畔槍決一個人。橋頭有張佈告，宣佈兩件事，一是繳槍者酬錢，一是有名周品者匿槍不繳，以私藏軍火論罪，執行槍決。據政委會主任周鈞說：「三天內繳槍者已有百餘起。」在共軍佔領時期，入夜槍聲四起。十二號以後，夜間如白晝，搶劫盜竊，已經無僅有。這不能不說是繳槍的好處。但維持地方秩序，還靠警察，張家口原有的警察被擄的，隱匿的已一哄而散。長官部特從歸綏調來警察百名，在過渡期間，暫由當地駐軍，分佈崗位，指揮交通，巡查街頭。政府對土地問題，私人財產問題有明白規定。對一妻多夫的「共妻制度」根本廢除。聽女方自便，在幾個丈夫中擇一而嫁，他人不能干涉。此外，臨時政委會還設法在精神上解除人民的恐懼和仇恨。第一號佈告上說：「國軍此次巡察省人民之請，舉軍東進，幸得光復舊物。現有幾件頂要緊的事請你們注意：（一）你們不要亂不要怕，為救自己趕快幫助國軍。（二）「算帳鬥爭」，都是共產黨製造的罪孽，與人民無關，政府絕不追究過去。（三）「算帳」的和「被算帳」的「鬥爭」的和「被鬥爭」的大家不要互相仇恨，政府定有公平合理的解決，使人人安居樂業。（四）為共

共軍脅迫的工作人員，趕快來自白。(五)各通衢街口掛有人民告密箱，你們有什麼痛苦建議都可儘量說出，一定設法解決和探納。(六)被共軍壓迫離鄉的男女同胞，趕快回來重振家業。人民祛除仇恨還不夠，更須積極地組織起來，恢復地方秩序，所以國軍入城後第三日即組織軍民合作委員會，推選長官部參謀長袁紹九和商會長李少芳任正副會長，在商會辦公。協助國軍購運物品，推進政務，並發動勞軍等。透過軍民合作會，帶槍桿和不帶槍桿的兩種人，已誠摯地握上手，一點隔閡都沒有了。政委會通想積極地編練保甲，清查戶口，和實行地方自治。全市分八區，民選區長已產生。記者到張垣那天還看到不少從共區逃回的人民，攜老扶幼，向區公所報到。十八日止，張垣地方秩序，可謂大體恢復，人民和政府，都緩了一口氣。

穩定金融繁榮市面

每一個收復區都鬧着幣制混亂的問題，這確是個問題。東北的偽幣，流通券，蓋章法幣和法幣的官司到今天還沒有打完。傅將軍到張家口，大刀闊斧的做，禁止偽邊幣流通，代以法幣。但法幣一則數量太少，一則票面太大了週轉不易，於是市面出現了幾種變通的方式，一是民間出的紙券劃上記號暫時流通，一是物物交換。這種法幣荒的現象，是暫時的並不嚴重。政府已自各銀行信用借款二千萬透過商會分配各商戶作找付之用

，另急電北平撥運巨款到張家口。此外，國軍人員隨時購買日用必需品，兵站方面也以現款購買食糧同類菜蔬，法幣自己流入民間，城市與鄉村流通不絕。將來偽邊幣如何處置問題，倒很嚴重，值得財政當局慎重研究。假如政府頒佈廢止邊幣規定比奎奧法幣，老百姓手裏儲蓄的「邊幣」同是出手了，但共軍也可以趕印大批邊幣換購法幣，在南京在北平購買物品。若「邊幣」根本廢除，又是人民的重大損失，因共軍在每大城市潰退前夕，照例濫發紙幣，購走物資。商人被利誘威逼結果，存貨光了，留下一大堆爛紙。寄語財政當局，收復區幣制是個問題不能忽視張垣市，法幣通用後，才輪到活潑金融和繁榮市面。共軍在時，市面滯澇如一泓死水。因共軍最會與民爭利，到張家口後，各區設商號，軍政人員都作買賣，並以入股方式操縱和控制私人企業。全市六大銀行，祇有兩私營，餘者皆屬共軍所有。商民被層層剝削，簡直抬不起頭來。政委會正擬詳細調查共軍的財產數目，保護人民的正常利益，並將過境稅，落地稅等，一古腦廢除。依照國家法令，維持正常營業。還想在都市必需物品方面設法調劑，煤炭，食糧可從北平運出。經政府一番整理，市面繁榮起來了，百物居然沒漲價，這是傳作義部隊入張家口後一大德政。

寬大待遇共產黨員

記得兩週前平漢路徐水縣被共軍攻陷時，縣長黨部書記長以下數十名工作人員黨員皆遭槍殺，慘不忍述。但國軍對張家垣的共產黨員却採寬大作風。這絕不是宣傳，是有目共觀的事實。政委會佈告第二號就經請埋伏的共產黨員趕快自首，到今日止，已有二千五百人登記，登記後政府經過一番調查，一概從寬處理，保障安全不咎既往。但有隱匿不出，圖作秘密活動者，政府自然獎勵告密，嚴格處分。外國記者們對這問題也很注意，記者們進城後看見清河橋畔槍斃人，國際社陶平問我，受刑者是不是共產黨？問清楚不是共產黨員而是私藏軍火的周品，他們聽了對政府的寬大作風也贊佩不置。對共產黨隱匿物資一概封查，聽候處理，不准私穿軍服或冒充軍人名義私自移取，這種嚴格辦法，平津少見，所以記者們都說祇有風沙漫漫的塞外才是國家的淨土。拘禁的共軍戰俘，記者也去訪問過，其中頑強的和馴的全有。但對國軍的待遇沒有一字抱怨，記者特別寫出這段，不為宣傳國軍的偉大而是促醒中共領袖們亟早採取人道作風。單憑武力製造恐怖，殺掉人身，殺不掉人心，濫舉屠刀不像政黨，也不會成事。

保護外國僑民

張家口有外僑一百一十四人，在歡迎國軍入城的行列中，他們會排隊歡呼，高喊頂好。外僑中昔日白俄今日是蘇聯公民的有一百零八人，多以開咖啡館，賣地氈為業。另

外四個挪威人，一個芬蘭人耶蘇教開醫院，還有個比國人天主教設教堂佈道。天主教徒是法國記者採訪的主要對象。李文遜一到張家口先去訪問這比國教士。政府對這些外僑不分國籍，一律本國家善鄰政策加以優待。傅長官怕他們沒錢用，特手諭撥款二百一十萬元，另撥麵粉五十四袋分配救濟。

土地問題與教育

國軍不是單純的爲打退共產黨才收復地方，而是要建立合理的經濟制度，使農人有田耕，工人有工作，各得其所安居樂業。傅軍在張家口措施是個顯明的例子。土地問題，政府承認所有權，佃戶地主關係不變，今年收穫，以百分之十五提交地主，所餘百分之八十五分給下種、耕耘、和收割的農民。察哈爾省地少人多，暫時不愁沒地種，詳細辦法自有 總理的民生主義作根據而產生合理的土地制度。工廠破壞得太兇了，一時難恢復，長官部爲救濟失業人，特發動人民參清掃工作，每天發給三兩千元維持生活。老幼者，另設救濟機關收容。教育不能停頓，小學停課兩週，是受軍事影響。政委會十七日召集全市男女教職員代表七十八開會，籌商儘速復校。除市立第一和第五兩小學因校舍破壞太甚不能開學外，其餘十幾個公私立小學校十八日起已一律開學。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不可一日停頓，政府這種培植教育的作法和共軍臨行擄走二千餘受過中等教育

的學生充苦役的行爲比較，誰是誰非，孰好孰壞，國人自有眼睛，可以辨清，無需煊染。

御用的民間娛樂

總理會把「衣食住行樂育」列爲人生六大問題，娛樂自由是人民的基本自由，但標榜民主的共產黨卻把戲劇作於宣傳工具，把人民這點自由都剝削了。記者走到一家戲院叫慶豐大戲院。建設簡陋，票價四百元。看門人說：「今天頭天開張，角都是從京裏約來的。大軸戲是打漁殺家。」他又補充說：「兩天後就換別的戲，不祇唱這齣。」平戲戲碼自是每天更換，那有一齣戲連唱幾天的。記者再追問，原來共軍在時，限定幾齣戲，別的不准演。記者拿到十月九日出版的也是最後一天的冀察晉日報，上面確有幾段新聞這樣說：「爲了慶祝十月節，張市舊劇界昨晚集會。舊劇研究會王裴然主任親臨指導，決定各劇院自十日起演出新內容的劇本以示紀念。慶豐劇院演出『中秋之夜』，平劇團演出『三打祝家莊』，裕民戲院演出『血淚仇』，同德戲院演出『人民大翻身』。這些戲裏大部爲暴露國民黨佔領區的專制暴政和貪官污吏的橫行。有的是正面寫出，有的從歷史影射現實，而『人民大翻身』則以新解放區人民對漢奸惡霸清算復仇爲內容。這些戲的演出在保衛張家口的自衛戰爭裏都有重要意義。」又有一段：「爲紀念雙十節及前方

勝利，樸民戲院捐資十萬元慰勞前方外，連日趕排革命歷史劇「反徐州」和「血淚仇」等。」記者忠實地抄下這兩段新聞，一面寫，一面不寒而慄。戲劇內容祇有演戲的人自己改進，何需政府用力量去「刷新」。假如讀者在共黨區域，每天反覆地多看「反徐州」，「三打祝家莊」和「人民大翻身」一類戲時，該作何感想？這就是所謂的人民大翻身嗎？

傅作義和董其武

記者們私訪完畢，回到萬壽春飯館，每人手中多帶了些「口蘇」，和「百花葡萄酒」。集合後齊到中央醫院，會見傅作義董其武兩將軍。董先生先進來，身材不高，體格魁梧，一身臃腫的棉軍裝是北方將領的典型。他祇簡單地報告進軍經過。他說：「中國抗戰八載，人民財產國家元氣損失不可數計。抗戰勝利了，在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的時候，共產黨不守協定到處作亂。這次與兵圍大同，政府沒馬上還擊，先是提出警告。傅長官更公開發表致毛主席的信呼籲撤圍，又派周伯峯先生拿着傅宜生先生的親筆函跋涉山川到集甯，到豐鎮到張家口見共軍指揮官請求停戰，共軍沒接受。傅先生如此作法是因爲大同屬十二戰區，我們職責所在不能坐視，直到迫不得已，我們才出兵卓資山進向大同。這次行軍千里祇用十天功夫，不是我們行，實是老百姓幫忙太大了。」董

先生報告將畢，一陣脚步響處，身經百戰的塞外英雄傅作義將軍走進來了。記者們先忙着照像，大小十幾個鏡頭工作不停。傅先生身材高大，比威鎮河北的孫連仲長官有過無不及。闊綽的臉，態度鎮靜中有點兒女般扭捏。他操着山西鄉音說話了，全場鴉雀無聲。他說：「我們是十一日十二點五十分進入張家口。到今天止歸綏張家口間公路暢通無阻。這次共軍軍事失敗是意料中事，政治失敗得這樣慘沒人想得到。我得到各方報告，收復區百姓無論老少貧富沒人同情共產黨。共產黨政治失敗了，失敗得很慘。張家口不是軍事鬥爭，簡直是政治競賽。」他說完話，和羈地和記者們握手道別，到會見傅董兩將軍止記者團訪問工作已到最高潮，爲了趕飛機，匆匆趕赴機場結束張家口旅行。記者們在歸程中紛紛整理筆記想把這場政治競賽的紀錄昭告世界。記者深信，一個城市的再生，一個國家的再造都要經過一場難產的階段。在這段過程中最好用和平的一政治競賽，方法接出嬰兒，但萬不得已時，也應冒着血脈，開一次刀，張家口就是絕好的例子。

察晉綏三省巡視記

中央日報記者 朱海齡

被共軍以武力盤踞了達一年以上的張家口一帶地區，如今已不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這句話說起來實在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同樣是我們的國土，也是中國的同胞，爲什麼從沒有一個人（除非他是共產黨員）像我們這樣對張家口一帶地區如此關心而無法可以去了解一下與認識呢？這難道可以說是因爲受了共產黨控制的原因而不能前往嗎？但爲什麼凡是不是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而無論任何人又都可以自由的走來走去呢？

現在，我們終算從那一帶視察歸來了，我們一行包括中外記者十八人，加上國防部新聞局與中宣部的四位，於上月三十一日由南京直接飛到張家口，經大同而至集甯，又拆往綏一帶去視察，而於昨天飛返南京。這在共產黨看來，也許有點多餘，甚至於簡直是近乎狂妄，可是的確我們任何一個都想去看看，希望忠實的把這個屬於真空地帶的迷揭開，目前我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都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驚異，正如同傅作義將軍所說：共產黨軍事上的失敗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但政治上也失財得這樣慘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這裏面包括了軍事、政治與經濟等等問題，因爲這些問題，也許就是過去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不得去到那裏的緣故。

不是戰爭的戰爭

當我們一行到達張家口之後，我們就竭力的去找各人所要的材料，再加上此後我們到大同與集甯等地的見聞，在軍事上，我已有了這樣的一個印象，就是這一次的大同解圍之戰，可說是不是戰爭的戰爭。張家口並沒有經過什麼較大的戰事，國軍的大同解圍戰，主要的是在集甯與懷來兩處。懷來我們沒有去過，但如果我們以集甯之戰爲大同防守戰下一比較，就可以明白這一次戰爭的含義了。集甯之戰，共軍是以七個旅五十一個團約有八萬人以上的兵力。配合着堅強的鋼筋水泥土的工事與鐵絲網、電網等來打的，而國軍的圍攻部隊，則不過三師約四萬五千人，實力的懸殊，不問可知，而軍事的配備上，也無多大分別；但結果共軍失敗了。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傅作義將軍說：這不是武器的勝利，也不是軍事的勝利，而是人民意志的勝利。相反的，大同防守戰，也是非常令人無法解釋的，共軍圍攻大同的部隊約有十萬之衆，會先後由智龍、蕭克、姚喆與聶榮臻四人指揮，火力熾熱，猛烈進攻達四十五日之久，但大同終未被他們攻下，所以他們在九月二日又施用國際禁用之毒氣礮企圖消滅國軍的堅強抵抗，國軍方面說來實在不能相比；防守大同的將士，僅僅一萬多人，而工事又皆是砂土所築的碉堡。這樣經過四十五日攻擊的結果，共軍祇不過佔據了大同的四郊各據點，最後大同之圍終於被解。這

又是什麼原因呢？楚溪春總司令說得好：這是共軍給人民最現實的教訓所必得的結果。人民已經厭惡戰爭，而他們拚命的製造戰爭，如此違反人民的意志，為何會不給人民克服呢？

政治上的大失敗

政治上的大失敗，似乎完全是可以從軍事上找着一個總答案。我們知道共產黨的軍事，是完全受着政治上的力量在支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而他們的民主也是以黨為單位，所以他們在開會時，批評他們的同志，常常就使用這樣的邏輯：民主不能超過人民的範圍，而人民的範圍，又不能超過黨的範圍，而黨的決定，是由上級決定，下級執行，如此幾個「而」字，其結果就變成共產黨的民主，到最後只剩下幾個上級的領導人物的民主而已。國家，民族，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此外，他們在蘇北所實行的種種鬥爭會，翻身會與算賬會等名目，又如出一轍的在察晉綏三省出現。如此一來，他們和人民有了距離，造成彼此間的仇恨，而結果又有誰願意去支持他們呢？同時在經濟方面，共產黨又脫離不了「籌款等糧的掠奪政策」，所謂土地分配，不過是利用窮人互相欺騙，算到結果，最大的利益歸了他們自己。生產政策，更是憑藉他們的權力所發行的晉察冀邊區銀行鈔票，壟斷人民一切的正常經濟活動，使人民永遠為生活的奴隸，終生不能過

問政治，而政治由他們支配。

破產的共產黨

共產黨給察晉綏三省人民最壞的印象，莫過於是全盤有計劃而徹底的大破壞。這不僅顯示了他們的真面目，且更把以前的「號召」面孔扯破了。譬如他們一向所喊的「加緊生產」和「中國人民的救星毛主席萬歲」等，現在則是赤裸裸給人民一切最沉默而有力的啓示了。張家口電力公司，是日本八爲了討好「蒙疆政府」而以最好的機器改建的，擁有北發電廠，南發電廠與下花園發電廠，另有自來水公司，石油公司與張垣建設公司等三十七個公司和工廠及物資，也全被運走的運走，燒毀的燒毀。華北最有名的宣化鐵礦廠，經過八年來日本人的經營與建設，那種規模畢具的設備，等到他們一走，也全被炸得無法可以修復。大同的口泉煤礦廠和晉北十三縣都可用的最大發電廠，也全被破壞得一塌糊塗。平綏鐵路張家口大橋和大同至集甯之間的一座大橋，共產黨是以兩個車頭，配好炸藥，使之相撞後而同歸於盡；其餘車站路軌等被毀與拆運者，則不必說了。此外，最具有諷刺性的標語，莫過於的口泉煤礦廠的「加緊生產」和「中國人民的救星毛主席萬歲」了。我會經親自聽到一個工人說：他們那裏是共產黨，根本就是破產黨，加緊生產的結果，就落得這樣的下場。中國如果真出幾個毛主席這樣的救星，我們工人

恐怕都要餓死了。看了這些破壞的事實，我不由的想起何應欽將軍的兩句話：「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值得吾人警惕。」那麼「共產黨在全中國的破壞，當更值得吾人注意了。」

一個貪污的例子

也許會有人不肯相信，共產黨也一樣出現貪污。這個事實是傅作義將軍講的，他說：「關於共產黨的幹部，我一向絕不相信他們會有貪污的事情，但是，此次我到了張垣之後，才知道一些他們幹部貪污的事實。共產黨的軍事幹部和文化幹部比較好些，貪污最嚴重的是他們管理生產的人員和地方行政人員。共產黨在張垣的一個區長，來的時候是一無所有，這次退走時，竟以十幾輛大卡車裝載家私。他們有許多人還在商號中入股，並存有大量黃金。其腐敗由此可知，而失敗自然是隨着腐敗而來的。」

總結這一次視察的結果，我們以爲共產黨已開始自掘坟墓，如果再不改變此種最惡劣的作風，恐怕「中國共產黨」五個字，將變成歷史上的名詞了。

中外記者團一行在張家口一共逗留了兩天，這兩天對於我們可說是難過極了，我們每一個人都親眼看見了那些在共軍大潰退時所作的有計劃的大破壞的成績，唉！有誰會絲毫不感到一點痛心呢？說來實在可憐，敵人在我們地方上八年來僅有的這些笑裏藏刀

的建設，如今竟然沒有被我們好好利用，反而被共軍在潰退之餘拆的拆，運的運，毀的毀，到最後更把它炸個光，這真不知是何居心？難道說這就是打擊政府，阻撓國軍的唯一的最有效的辦法嗎？殊不知這種辦法正是最失敗的辦法，其後果是廣大的工人也起而反抗，恨之入骨了。傅作義將軍說：不要以為他們不識字，沒知識，但他們很現實，他們能算得出來，他們究竟得到了些什麼？

共軍臨走時，到張垣最大的破壞，要算張家口電力公司。據該公司一工人（他因不聽共產黨員指揮被稱為煮不熟）告訴我：「張家口電力公司原組織中除總公司外，另附有北發電廠，南發電廠，下花園發電廠及新舊倉庫，此外宣化、支店、涿鹿、懷來、新保安、康莊、沙城、下花園各設有辦事處，與張垣、宣化、龐家堡發電所。破壞情形：一、北發電廠，原有的一部二百KW特爾濱發電機被共黨拆卸散存各地，機械零件多被損壞遺失，鍋爐煙肉亦被毀壞。二、南發電廠，原有一、〇〇〇KW及一、二八〇KW特爾濱發電機各一部和試驗室配電處等部分，結果共軍將一、〇〇〇KW的發電機拆卸運走，而以黃色炸藥炸毀一、二八〇KW的發電機，鍋灶回水管四個亦被炸毀，機房大樓則被炸倒，將機械埋壓，試驗室配電室，均被焚毀。三、下花園發電廠，原設有四、〇〇〇KW、一、〇〇〇KW，一〇、〇〇〇KW發電機各一部，又一〇、〇〇〇KW發電機一部尚未完工。敵人在時，曾把四、〇〇〇KW及一、〇〇〇KW機拆運至集甯

使用，共軍敗時，即以麵口袋裝炸藥，分置一〇、〇〇〇KW機之各部份。藥線集中後，被工人所封，並將藥線割斷，故在共軍敗退拉線時，僅有一部炸藥爆炸，事後共軍又派大批破壞隊，分別個個拉發，以致全部機器無遺。三、新舊倉庫，原有器材九百九十二噸，共軍敗退時，計運去焚毀七百八十噸，現存笨軍器材僅三百十二噸，其餘總公司及各辦事處變電所建築均被破壞。這之外，另有自來水公司，石油公司與張垣建設公司等三十七公司和工廠及物資，也遭受了共軍不可抗拒的破壞的革命洗禮。

宣化鐵礦一瞥

其次，宣化鐵礦廠我們也去參觀過，十六個鍋爐，也全被破壞了，這礦從民國十年起原由官商發起合辦，敵人佔後，即於民國二十八年成立了龍烟鐵礦株式會社，三十年開始開礦，該礦礦質優秀，據說埋藏量有一億二千噸，依靠鐵礦生活的居民，約有五萬餘人。敵人在時，十六個爐子，每日可出鐵達一千噸以上，現在一經共軍破壞，一時無法可以修復，礦工們更是羣龍無首，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地方上也決無這個力量可以在一個時期內把它恢復。因此，工人們亟盼政府派員趕往主持，設法立即進行整理，他們已經開始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了一維持委員會，一方面保護僅存的殘餘機器和礦廠，一方面也在日夜盼望中央所派的人迅即趕往前去，主持一切，俾在短期

內能設法恢復。

人民的損失

張家口人民方面的損失，根據調查統計的結果，計被殘害戶數八十一戶，人口一百九十二人；被毀房屋共計二百二十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一間；被傷者共三三八。應行救濟的人員：一、因拒絕共軍脅迫逃走而被殺者之家屬共一五二人，二、被共軍傷害而殘廢者共三六人，三、被共軍殘害之家屬而係立時無法生活者共六四九人，四、因房屋被共軍破壞後而立時無法生活者共一一〇九人，五、遭共軍蹂躪而無法生活者共七一九人，六、失業工人及赤貧民衆無法生活者共七六三人，七、蒙古青年同胞不受共軍煽動留居張垣而現時無法生活者二六三人，八、流離張垣無家可歸之忠誠優秀知識青年共一五二人（中學以上程度）九、寄留張垣救濟院內之貧苦同胞共一八九人。

張垣近况

收復後之張家口，現已秩序恢復，保甲均已整編竣事，計全市八區，八保，一、〇三五甲，三三、六九六戶，一四〇、八八六口，其中男口八八、九〇三，女口五一、九八三。學校方面，五個中學，原有四十二班，一、五九五，計被共軍帶走一、一九一

人，現有四〇四人，教員九一人，計被共軍帶走入五人，現有六人。小學方面，原有四十一校，共六、七六二人，現增至七、三八八人，教職員原有二八九人，被共軍帶走入九人，現僅有二〇〇人。小學教員之所以被帶走很少的原故，是因爲當共軍撤退時，適爲市郊各小學秋假期間之故，此點實爲不幸中的大幸。

苦難的大同

大同曾經是北魏的舊都，它的位置介於塞外長城之間，雄踞於雁北，夙爲軍事上的重鎮。是同蒲鐵路的起點，又扼平綏鐵路的中樞，如沿平綏線東下，則可馳驅察南，過南口即達河北平原，向北去綏遠亦被控制，由此可知，若大同一點不保，其對我國北方整個地區的威脅，當不難想像。共軍此次之所以甘冒天下大不韙，而對大同進行有計劃的瘋狂而殘暴的圍攻，原因也就因爲他們的首腦部會遷至張垣，故不惜以最大犧牲，企圖達到控制大同的野心。但結果經過四十五日的圍攻，變成「偷雞不着倒蝕一把米」，所有整個企圖卒被解圍大同的國軍和防守的軍隊粉碎無遺。

大同自衛戰的經過

中外記者團一行二十二二人於二日自張垣飛抵大同，防守大同的楚溪春總司令，即於

薄暮時分陪我們至各防守據點去視察，曾先後至沙嶺，曹夫廟一帶參觀戰績。此時正是所謂「天蒼蒼，野茫茫」的時候，大家目睹此殘瓦斷牆以及所聽到的楚總司令的報告：共軍爲了必欲獲取大同願望的實現，故不惜大舉調其晉冀熱察綏陝六省兵力，共約十萬之衆，並先後由他們的首領賀龍、蕭克、姚喆與聶榮臻四人擔任指揮，以兇殘礮火，猛攻不已，又用什麼車輪戰法和波浪式的衝鋒，結果每戰之後，必遺尸遍野。聽了這些，真使我們不由的起了一種在吊新的古戰場的悲憤！可是，更可怕的却是共軍的使用毒氣，他們竟於九月二日在北關車站，放出國際禁用的毒氣礮（已攝有中毒後之照片可爲證明），使我軍民慘遭荼毒者約達二千餘人。但結果是防守大同的國軍和人民，終能配合解圍的大軍，而完成確保城池的任務。

又是澈底的破壞！

共軍的兵災的圍困雖已去，但是，另一個不可避免的命運，却又把整個大同的生機陷於貧困與災害的境地。而這一個命運就毀滅了大同多少人民的希望，因戰爭而死傷的人民不用說了，最令人悲傷的莫過於共軍有計劃的將平旺發電廠整個予以大摧毀。這一個電廠說是華北最大的發電廠，它可以供給晉北十三縣和綏遠豐鎮的電力，該電廠有一五、〇〇〇KV與二、〇〇〇KV發電機各一部，也是日本八八年來在晉北最大的

建設，可是，共軍僅僅化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就以黃色炸藥把它炸完了；口泉的煤礦廠也給完全炸毀了，遂至這一個原來每一天可的出一千噸的煤礦，現在僅能祇可日出百噸了。我們去看時，還正是收復的第三天。楚總司令會報特別警告我們不要亂走，否則萬一碰上了地雷，生命的保障，就會發生最大的危險。

災難的損失和救濟

隨着這次大同保衛戰所留下的最大後果，是人民財產的損失不堪設想。根據山西大同的行政工作概況的報告，各村被災損失的情形，估計調查有房屋二、〇二七間與一所被毀，共軍帶走的車輛七一輛，牲畜二、二〇五頭，食糧三九、四三二石和一三、〇九五斤，衣物一六、九八五件，金錢法幣三、五九七、二〇〇元，銀元一三、九七一枚，被災人口一三、六八八人。損失總值爲一、四二〇、三五五、七五〇元。

難民方面，因爲這次戰爭而逃到大同來的，現在一時尙無法可以回去，總計五二村中，有二七村八〇、六五四個難民，尙逗留在大同城內，其中男的四九、二七八人，女的三一、三七六人。他們大多赤貧如洗，如今終不得一飽，若不予以救濟，恐將全做餓殍。大同縣政府現已調查竣事，其中城關上治村中，有極貧之大口二、一七八人，小口六〇三名，擬在縣府倉谷下，每大口每日發給倉谷一斤，小口半斤，以十日計算，需

發二四、八八〇斤；次貧者大口有一、八四〇人，小口五七二名，計大口每日發給十二兩，小口六兩，也以十日計，共需發出一五、九四五斤。此種救濟辦法，現已呈請專署，立即准予核發。另外，因為這次保衛戰而傷亡的民夫，縣府與軍事當局，也曾給予救濟，總計死亡的八七人，重傷的九五五人，輕傷的九四人，失蹤的五人，合計二八一人。計共發出救濟費五六、七〇五、〇〇〇元，倉谷一五、四一五升。

保衛戰的三大因素

爲什麼大同的保衛戰，會有如此的結果，歸納起來，這原因是決對的，而在另一方面，共軍企圖以武力做一切的想法，也算給人民否定了，一是因爲大同的軍政民三者合一個力量，因此城防工事之修築、肅僞、救護和武裝配合均能做得很好。二爲軍隊均能統一指揮與國軍之解圍呼應成一體。再加上舉國的同情和聲援，因此更給他予最大的激勵和安定。大同已經解圍了，我們中外記者團一行於五日離開大同去集甯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莫不對大同有無限的依戀，英勇而着的人民和那家家戶戶住屋上的古色古香的建築，呵！這些北平式的官庭建築，會不會再給大同的人民一種力量來支持他們協助復員而開始一個新的建設呢？

看集寧

從二日下午到大同起至五日離開轉往綏遠之集寧（即平地泉）止，我們中外記者團一行可算是在大同逗留了一共有三天三夜的時光。這三天本不算長，可是從四日到五日的最後這一天，我們每個人都好像在「度日如年」的情緒中，誰都想即早一日回到南京，但誰又不能夠立即回到南京，於是在無可奈之中，經過多數人的同意，決定大家再到綏遠的集寧去走一趟，其目的就是因為聽說那邊的機場比較完善些，能夠有希望早一點飛，並且也可以就便去看一看這個曾經決定張垣命運的外圍的戰場；除此之外，大家也許都還有一個心理，就是到那裏證明了傅作義將軍所說的集甯會戰不是真的，共軍以那樣多的兵力和最堅強的工事，爲什麼却擋不住國軍爲解圍大同而來的使命，這一點確實使我們有點懷疑，但結果，可以說我們的集甯之行完全失敗，既未達到早一點飛回南京的願望，且又未得到如我們懷疑的證明，最後並且越走越遠，終於走到了歸綏纔轉回南京。

當我們一行到達集甯之後，纔知道這個集甯並不就是抗戰以前曾經轟動一時的平地泉，該縣現有之土地，爲升科地七千餘畝，可耕者占半數，全縣人口在共軍盤踞時有八萬一千七百三十二名，現在已增至八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名，學校則僅有高級小學三處，

初級小學五處，共有學生一千二百五十名。

我們到集甯的第二天，負責該縣治安責任的朱鉅林司令即陪同我們至郊外老虎山與鐵軍山參觀共軍的堅強工事，那時正是滿山遍野一片銀光，白茫茫的大雪已經籠罩了整個塞上的原野，景緻真是動人極了。我們到了老虎山與鐵軍山之後，大家將所見的和所聽到的一比較，始確信傳作義將軍之言不虛，那些工事的確確都是洋灰鐵筋構築的伏甯和子母甯，並有五層各種形狀的鐵絲網，電網和兩道外壕，朱司令並且告訴我們老虎山內還有一道地下道可以通到縣城以內。現在已經被阻塞起來。

國軍爲什麼要從歸綏出兵而收復集甯呢？這理由據朱司令告訴我們說：在本年停戰命令下達之後，共軍在未先圍攻大同之前，即先非法從國軍手中佔了集甯，接着就又發動對大同攻勢，如大同萬一再被他們攻陷，則歸綏即不堪設想，因此，我們爲解救大同之圍，拯救苦難同胞及保護歸綏之外圍，乃迫不得已，採取自衛反擊行動，於是有了集甯之戰，也可說是張垣的前哨戰。共軍方面原企圖以少數精兵固守據點，另以大的兵圍在外圍迂迴，希望將我軍誘至城郊而一鼓殲滅，但結果他們失敗了，其原因並不是單憑國軍的軍事力量，而是依靠人民意志的力量和官兵的心理力量，這力量也就是因爲大家都在要和平要安定，而共產黨却偏偏要製造內亂，這樣的違反大眾心理和漠視人民的意見，共產黨怎樣會不失敗呢？

一篇損失的估計

共產黨失敗雖已失敗，但人民的悲慘命運也跟着他們的失敗而一時爬不起來，可憐的人民算是都把僅有的一切，都給他們在盤踞的一年之中，給各種「清算」與「鬥爭」的野火燒光了。據調查共軍在盤據的一年中，人民物資的損失，總共爲一、六三一、五四七、九〇〇元，其中集賢鎮占四九四、〇三七、三〇〇元。第一區占四〇七、五二九、〇〇〇元，第二區占三二一、六四二、八〇〇元，第三區占二〇五、二一五、〇〇〇元，第四區占二五三、一二三、八〇〇元。二是人民的死亡和傷害，計男的死亡四五名，女的二〇名；男的受重傷七八名，女的二一名，男的受輕傷九名，女的六名，一共是一七九名。三爲車輛牲畜的損失，有騾一二頭，馬二五八匹，駝三四匹，大車一二七輛和騾馬二七四匹，其他公私財產的損失，則是公用房屋二、二四三間，民用房屋六一間，悉數完全破壞，折合價格，約值六八八、一五〇、〇〇〇元。

中外記者團由集甯而又去到歸綏，這真可以說是一個不得已的行程，我們一行在集甯住了二天二夜的結果，仍然沒有找到可以快些走的方法。於是在七日晚上，大家又再度集議商定，趁夜趕到歸綏，八日也許可以直飛南京，因爲我們已經得到電報，說八日可以派一架專機至歸綏接我們，誰知老天故意和我們開玩笑，細雨和百雲一路陪着我們

，平綏鐵路經過共軍的破壞後，又如此多嬌，結果我們的鋼甲車，在半路終於出了軌，整整在野地裏留了一個大半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方才有一輛火車到歸綏趕來救我們，等到拉上軌道重復開駛到達歸綏後，已經又是萬家炊烟齊上昇的時候了。

歸綏行脚

我們一行在到達歸綏後的兩小時，全體即出席傅作義將軍請筵的晚宴之後，又參加省垣各界在新生堂舉行的歡迎晚會，到會的除了中外記者團外，還有黃司治本研究團及美國教育會華救濟委員會視察員司克慈等，他們也是與記者團先後去到歸綏的，那晚正趕上是一個雨過風冷道路泥滯的北國初冬之夜，情調是顯得極其蕭瑟，但到會的賓客却異常擁擠而熱烈。晚會由省政府于秘書長純齋主席，他演詞說：今天有中外記者團，全國水利專家和國際友邦人士先後來到我們邊塞荒涼的歸綏省會，此不僅是勝利以後的第一次，而且還是在傅長官王持綏政十五年中所少見，故本省人士各界莫不興奮而鼓舞。歡迎各位之光臨。于秘書長繼又請，綏遠孤懸塞外，為國防之第一線，但是，過去由於地方上經濟的枯竭和文化不易交流，再加上敵寇八年來的蹂躪以及共軍一年的滋擾，把所有鄉村和城市，因此都陷入極度的貧困中。而省垣各界今天得有機會歡迎各位遠道賓，實希望由此而架起一個橋樑，俾全國人士得從此不斷給綏遠一個協助，使其確實

能夠担負起國防第一線的任務和使命。未由黃河治本團張含英博士於報告該團所行之任務後即致詞謂：黃河經過我們這次的考察，實非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糟糕，假如能夠經過我們徹底的整理後，不但可以開發華北的經濟，而且還能夠提高華北政治文化的地位，所以我們對它的前途是很樂觀的，甚願以北協助綏遠人民而用黃河來繁榮邊疆，次即進行遊藝節目，至深夜十二時始盡歡而散。

從歸綏看綏遠

中外記者團此次在歸綏耽擱了一夜，時間是很短促的，翌日上午的九點鐘，我們就踏上了歸程，經大同而飛返南京了。但儘管如此，我們在綏遠的時日，一共算起來却也耽擱了三天，假使我們可以再以地理方位上的環境來說，那在綏遠我們也算是忽忽的走了東邊的一個偏角。因此，我願意在我們的歸程之餘，介紹一下綏遠人士對於全綏遠的前途的看法。

綏遠這個地方，一向是內地人士所公認，為一個比較貧瘠的省區，同時也是物質條件較為艱苦的一塊土地。但是，如果能夠有人放大遠景，把這個屬於後天條件的困難打倒，而好好的來把它先天的寶藏予以發掘，我想綏遠的未來一定不會像今天如是的人口稀少而文物落後。根據歸綏奮鬥日報十一月九日的社部上說：就我們全省一般的條件上

講，綏遠既有豐富的食物和皮毛，又有盈野的牛馬與駝羊，石綿的埋藏，在大青山一帶即蘊有六十八萬噸之多，天然曹豸在伊盟及樹林，亦有廣大的儲量。鐵在公義明、老窩舖、白雲鄂博、二道灣地很是豐富，煤則大青山的炭田是久爲白人所垂涎，其他爲硫磺、雲母、水晶、磁土、銀鉛、油母頁岩、寶石，石膏和華麗石第寶藏，則散布在舊武固與清水河一帶。綏遠省有這樣許許多多的財富，而這些財富又都是建設新中國的必須條件，爲什麼我們不趕快來協助它開發和建設呢？這原因就是因爲我們綏遠缺乏人材和技術，基於這個象徵，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及國內有力人士在新綏遠的建設上給予有力的資助。相信以我們的物質資源的富厚，果再配合上優良的客觀環境，以及軍民一致的努力，則未來綏遠建設的前途，可以說是極其樂觀的。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綏遠的未來，的確不難有一個美麗的希望，無可否認的。今後綏遠，仍然是我們北方國防第一線，在過去的地理上，它曾經久爲敵寇所覬覦，抗戰前的百靈廟一役，就是最好的具體說明，現在，雖然是日寇已經投降，外鄰和協，沒有足以告我們的顧慮所在，但國防是民族國家的生存堡壘，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在放棄了他們的國防的佈置，但我們應該怎樣呢？爲了保證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所以我們是和全綏遠省，同地站在一個觀點上，我要向全國人士呼籲，希望大家積極的注意這個偏僻的綏遠國防問題，以奠定我們富強康樂的基礎。（三五、十一、十三日寫完）

察晉綏 視察記 長城的內外

申報特派員 杭舟

由京飛張垣

北方的工業的都市——張垣，在被共產黨竊踞的時代，是共黨在關內的唯一大城，其地位更富於荒蕪的延安。張垣被國軍收復二十天復，中外記者視察團一行二十二二人，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部卿汝楫率領，於十月三十一日晨乘空運大隊C-47型C47號專機，自京明故宮機場起飛。那天早晨有霧，到九時許才散開。九時三刻，專機飛離了大地，迎着北方的寒流前進。過北平以後，儘見叢山峻嶺，氣候有了顯著的不同，飛機如航行在波濤起伏的海洋裏，一上一下，乘坐的人都感到頭暈，想吐。但歷時不久，飛機已在下降，下午四時十分到達了目的地。

張垣機場上咆哮的朔風，首先歡迎這批南方來的客。每個人不禁打了幾個寒噤。我們乘了來接的大卡車馳赴招待所——察哈爾大飯店。這飯店建築於民二十八年，有着一段滄桑；正像這城市和這城市裏的房民所經歷的一樣，它已經三易其主：在日軍佔據時，爲偽蒙疆政府的「中央飯店」；共產黨來了，改稱爲「解放飯店」；國軍收復張垣，

才改稱今名。三天以前，這飯店還是破破爛爛，陳設不全；一天以前，還沒有電燈；而我們到了之後，這飯店已經煥然一新。被損害的張垣，入晚是漆黑一片，僅僅傅作義將軍的長官部與車站有由柴油機發電的電燈發出奇異的光彩；現在，察哈爾大飯店亦有了電燈，並且第二天還有了暖氣，這可見傅作義將軍的好客。

當晚，晉陝綏遠區副總司令，張垣警備司令兼晉三軍軍長、新任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將軍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報告集甯會戰，解圍大同，收復張垣經過。爲了軍務繁冗，他尚未決定赴綏接事的日期。招待會後，我們赴張家口大戲院參與慶祝蔣主席六秩壽誕的晚會，並與傅作義氏首次會面。這晚會別開生面，禮堂遍然燭，壽桃，壽糕高聳在主席台上，台下是一批虔誠的盡力與冰凍的北方將士，傅作義氏致詞，喻蔣主席的生，就是國家民族的生。

新的長城

步出張垣大境門，仰首一望，赫然四個大字：「大好河山」！我默默望着它很久，心中一陣辛酸。在這四個字的兩側，便是連綿如山脈的萬里長城。立城之巔，極目四望，我想到中古時代人民防禦外侮的情形。那時候所謂的敵人，在今天已成爲自家人了；但二千多年以後的長城，却仍然在一種陰霾的氣氛中成爲我們國防的前哨，並正演出

着自相殘殺的悲劇，我感嘆到人類的進步實在有限！顯然的，由於科學進步，長城在國防上已失去它重大的意義；而，在艱苦的奮鬥的歲月中，新的長城正在建立起來。

傅作義將軍和他領導的轉戰十餘年的忠勇的軍隊，在北方人民的心目中是視爲新的長城的。如果注意到近二十年中國軍事的變遷，傅作義三個字在人們的腦中必有深刻的印象。抗戰八年中，他堅強不屈地在北方的原野與日軍周旋，給予無情的打擊，克盡厥職。抗戰勝利後，他不奉命接收的途中，遭遇到蓄志叛亂的共軍無數次的襲擊。他爲了和平統一，一度撤退了數百里。可是，忍耐有一定的盡頭，他在受到人民要求與他部下由於憤慨而對他的責備之後，開始自衛反擊。去年堅守綏包之役，今年集甯，大同，張垣之捷，在華北的命運上是有決定性的事件。由於他的勝利，華北千百萬人民免陷於「共產黨鬥爭」，「清算」的火坑，他顯然不是一個平凡的軍人。他除了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天才外，並具有清新而正確的政治頭腦。他的「告中共人士書」與「致毛澤東電」，已成爲歷史性的文件。他在「告中共人士書」中說：「急於復工的工人，想種地的農民，想恢復交通和平貿易的商人，想過安定生活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學生，民族工業家，民族資本家，都和你們去立起來，爲爭取和平，統一，民主，結成一條陣線，試問你們的革命基礎在那裏？」這篇文告發表於揮軍東進解救大同之圍時，不啻給中共人士的精神上投下一顆炸彈。集甯戰後，他致毛澤東電中，又指出中共根本失敗之所在：

「政府若干缺點所影響於人民生活的，較之你們破壞交通，窮兵黷武所加給人民的苦難和死亡，簡直是一千萬倍之比。這還不現實嗎？還不明白嗎？你叫人民如何同情你們？擁護你們？」

十一月一日曉，傅氏於歡宴中外記者團席上，更充分發揮了他的精闢的見解。他說：「今天共產黨的前途，應該靠政治，不應該靠武力。靠武力，不但武力失敗，而且要影響到政治的全盤失敗。共產黨中一部份青年，是為抗戰而參加的，有熱情，能堅苦，研究技術，耐心工作，如果把這些長處，用在政治競賽上，用在建國事業上，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也可以邦造遠大的前途。我自己用理智為共產黨設想，以和平商談，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民主，是共產黨今天最正確的道路。」但如果共產黨不要理智怎麼樣呢？他發表了如下的預言：「共產黨如果真要分裂，真要另立政府，他的幹部就要散。——那些為抗戰而參加共產黨的青年，一定會表示他們的願望」。

從日常生活中去看傅氏，便會發現他若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今年五十二歲，山西榮河縣人，保定軍校五期生。從當排長起，做到司令長官和省主席，他的生活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在張垣，我每天看見他只穿了一套黃棉軍服，和所有的官兵穿的一樣。在他「以身作則」之下，十二戰區官兵的生活是一致的。一隊人馬排列在操場上，你難以分別出誰是官長？誰是小兵？有一個笑話：一位來賓叫站在他旁邊的一個穿着肥大的黃軍

服的人給他做幾件雜差，那個人認真地做完了，事後，發現那人是一位團長。

對於每個士兵，傅氏難有叫不出名字的。對於每個班長，則傅氏連他們的家庭狀況都十分清楚。士兵可以隨時給他寫信，要求或控告什麼，他每信必覆。官兵敬他，愛他而又畏他，因為當他發現某人有犯罪行為時，必嚴懲不貸。曾經有一位他很器重的營長，因販賣幾兩煙土，給他槍決了。

十二戰區的部隊不多，或許是全國各戰區中部隊最少的一個。單論兵力，傅氏遠非共軍晉綏察冀陝五省聯防總指揮賀龍與晉冀察總指揮聶榮臻之敵。十二戰區的轄區是綏遠全部，察哈爾全部，晉北十三縣及陝北榆林一帶。如此遼闊的防區，傅氏只有兩個軍：三五軍和暫三軍，還有一個騎兵師和一個補充師，此外，有由第二戰區劃歸傅氏指揮的守大同的三十八師及馬占山將軍的騎兵第五師與第六師。至共軍方面，賀龍，聶榮臻所部兵力共十五萬人以上。傅氏以少敵衆，把賀龍，聶榮臻部逐往大行山中。這是將士用命，和獲得民衆的協力所致。所以他稱晉綏察國共軍決戰的集甯會戰爲：

「人民意志與士兵憤恨心理之勝利！」

大同、集寧、張垣三部曲

引起集甯會戰的，是共軍於八月三日起向大同瘋狂的進攻。如果大同失守，不祇太

原告警，綏包有再度被圍可能。傅作義氏那時坐鎮歸綏，數次電請中共當局停止進攻大同，否則恐怕會因此引起大戰。電勸無效於八月下旬派山西大學教授周北風氏往集甯，勸鎮，面勸賀龍，蕭克等停止進兵。此人到了張垣便下落不明，而大同外圍之戰事却愈演愈烈。大同孤軍苦守，情勢岌岌可危。傅氏迫不得已，在歸綏召開團長以上將領會議，商討對策。各將領發出一致的怒吼：「解救大同」！

於是董其武將軍奉令率三師人馬：三十一師，十七師，十一師，自綏包出兵，另以一〇一師爲後援隊，九月五號首與共軍戰於卓資山。國軍以沉痛之心情進兵，所謂不戰則已，既戰，則哀兵必勝！卓資山共軍奉令死守兩天，國軍於兩小時半以內就拿下來，績沿平綏路向集甯挺進。集甯地勢險峻，有最堅固之工事。城郊幾個主要的據點：老虎山，臥龍山，鐵軍山，都有鋼骨水泥構築的碉堡，並有五層各種形狀的鐵絲網，電網，兩道外壕，城內各街道，各家屋，亦均築有巷戰工事。共軍聚集兵力在該處，達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宣稱將殲滅國軍。

集甯之戰於九月十日慘烈展開。十二戰區的部隊雖已整編，但均無新式配備，使用的仍係陳舊的武器，攻擊如此現代化工事，付出的代價是鉅大的。兩軍層層包圍，董其武將軍亦被包圍在共軍圈內，兩天兩夜沒有吃一點東西。兩軍混戰中，受過嚴格訓練的國軍，發揮出嫺熟的戰鬥技術，各自爲戰，一以當十，奮勇無比。共軍傷亡重大，但仍

憑籍工事頑抗。喋血四晝夜後，國軍差不多快要支持不住，但國軍支持不住時，亦正是共軍將要潰退之際，當此千鈞一髮，國軍後援隊——一〇一師適時趕上，加入戰鬥，一舉攻佔各主要據點。於十四日完全收復集甯。陳屍戰場的共軍達二萬三千七百人，傷者倍之。國軍傷亡約五千人。

集甯既下，共軍主力大半已遭擊潰，大同之圍繼之而解，去張垣之路亦已告敞開，但國軍並不繼續前進，給共黨一個機會，希望他們接受。蔣主席停戰十日恢復商談的提議，可惜共黨加以拒絕了；同時又大肆宣傳，要以五十萬兵力固守張垣，並要在懷來附近殲滅孫運仲將軍的部隊。這無^甲又是一次的挑戰的舉動。

董其武率領下的四師在集甯停留二十日，把綏遠境內的共軍肅清了。二十日以後——十一月五日，他們開始向張垣進發。事前，他們獲得了共軍的情報，係在鐵路線佈置重兵，長城線則甚空虛。便迂迴了五十華里，急行軍自北南下，完全出乎共軍意料之外。一口氣衝到張北，城裏的共軍尚在歌舞作樂，對數萬人的大兵團調動全不知情，措手不及，被國軍殲滅大半。長城線諸要塞，如狼窩溝，神威台等地，均經國軍連戰速決，一瀉而下，銳不可當，以七日之時間，進展五百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不戰而入張垣，共軍守將聶榮臻「臨去秋波」，縱火而逃。這一把火燒得慘，給張垣人民留下了永恆的仇恨的烙痕。

破碎的張垣

我們以半天的時間，觀察張垣劫後情況。在那些被燒毀的堅固的建築前面，在那些被損害的精巧而龐大的機器前面，……劫後的人民含着眼淚指點着我們憑吊，我們一一接受了他們的眼淚；我們又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了憤怒，我們亦一一接受了他們的憤怒。

在華北視察，我深深感覺到日本人對於華北是具有永窮的企圖的，所以他們着重建設，致力開發；對於華中和華南則差一點勁。在張垣，日本八年來的建設已經相當可觀。戰敗日本投降了，許多建設原封不動地讓我們接收。如果，我們利用這些日本人的建設，作為建國的一部份資本，或許人民的生活已有了改善。但共產黨不願意這樣；它自稱「代表人民的利益」，實際上却不知道與中國人民有多大仇恨。到處要把人民的生機切斷。它在張垣敗退，便縱火焚城，似乎非這樣做不可。（被共軍竊據而後又敗退的城市所遭遇的厄運是一樣的）。但它所燒毀的並不是屬於它認為敵對的國民黨政府的東西。（它祇不過使國民黨政府加重責任而已）；它所燒毀的乃是屬於國家與人民的東西。假使共產黨不是以整個國家和愛國人民為敵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如果說，使整個中國經濟破產是共產黨「革命」的基礎，以使窮苦的人非跟着它打家劫舍不能生活，那它更是不智！我所看到的是：連最貧窮的人提起共產黨，——不，受難的人民稱之為「破

產黨」——都睜着怒火的眼睛了！

根據十二戰區臨時政務委員會的調查統計表中所列張垣原有之公司和工廠，如電業公司，石油公司，麵粉廠等共四十家中，僅有自來水公司未遭破壞，據當地人告記者，這是因爲共軍來不及破壞的緣故。其餘的，或遭全部毀損，或遭部份損害。張垣主要的工業區是在宣化和下花園，那裏所有的工廠機件，亦均遭毀損。尤其是下花園的發電廠，兩萬克羅瓦特的發電機遭受澈底的破壞。總共損失的數字是無法統計的。天知道那一天能夠恢復舊觀！

循着路線，我們先看原有三百克羅瓦特發電機的北發電廠。工人們正在檢拾零件，修理配裝。處在鬧區的民生電業股份有限公司，僅存一個焦黃的外壳。電話局裏毀損的機件狼籍滿地，原有自動話機四千部，被共軍運走了一批，餘悉遭焚燬。現在交通部電話局只帶來手搖機三十一號，在維持電話交通。幾個女接線員已是「三朝元老」。在閒談中她們告訴我：「八路軍比日本人的心還要狠些。」

「爲什麼」？我驚異地問。

她們把眼睛掃在被毀壞的機件上，再向我望望，意思彷彿告訴我：「你早應該知道了」！

「敗家子」炸水塔把工人的腦筋震醒過來

我們到了火車站，觸目都是傷心：傾倒的水塔，支離破碎的車頭和車廂，只剩了幾根焦木的站房和那些在磚垣頽壁中嘆氣的工人臉。一個七十多歲的工人說：八路軍燒車站，約在國軍到來前二日的晚上，他睡在坑上，被一片火光驚醒，數一數，一共起了十二個火頭。他眼見着他生活的「伙伴」。——那車站上的一切，全完了，他沒有一點主意，憤恨得使他羞愧，他羞愧看見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做出這樣沒出息的事！想往火裏跳！八路軍整天用二十多噸黃色藥，天崩地裂一聲響把他的腦筋反而震清楚了，他指着水塔，向我們說：「俺在敵人的屈辱下把它建立起來；現在被敗家子把它破壞了！先生，俺要重新建設它！你動工時，可不要忘了我！」

大鐵橋慘遭腰斬像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

張家口大鐵橋是一個偉大的工程，橋有一里多長。我們看到它時，它已被腰斬，像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共軍對這橋使用的破壞方法是十分奇特的，大概只有進過「破壞大學」的共產黨人才想得到。

鐵橋的中央放置了黃色的炸藥，兩頭有兩個車頭對駛過來。其中一個火車頭的駕駛

員，在揩一揩眼淚之後，把機器弄壞了一部份，那個車頭被停留在橋頭，不會前進；另一個車頭的駕駛員無可奈何地開足了馬力，他自己則先跳下了車。車頭開至中央，碰發了炸藥，被炸成碎片，橋像一根甘蔗似地被炸斷了一節，碎片落在已經乾涸的清河水上，像要替共產黨拿手的傑作，作永久的證明。

平綏鐵路管理局機務段的負責人，對以張垣爲中心，東至懷來，西至陽高，東西沿線被破壞的情形，有一個總的調查報告（一）東線破壞情形：甲、橋樑及涵洞四十二座。所有橋上鋼軌，枕木、魚尾板，道釘、羅絲，大部遺失。乙、線路損壞約二十公里，鋼軌損失約五百五十餘條，枕木損失約一萬八千餘根。丙、沿綫各站建築房舍，除甯遠外，盡遭焚燬。（二）西綫破壞情形：甲、橋樑及涵洞一百五十餘座，破壞者幾爲全部。乙、鋼軌損失約八九百條，枕木大多數皆無，電桿全部被毀，柴溝堡及天鎮水塔全崩。（三）設備破壞情形：甲、機車破壞大小十六台。乙、客車破壞十二輛，貨車一百七十七輛。丙、所有器械，百分之八十被共軍運走，餘者亦半數以上被崩毀。

「平綏路之父」詹天佑如果地下有知，我想他一定會捶胸痛哭！

經路局搶修之下，張垣北平之間約可於本月中旬通車；張垣至大同之間，則因破壞嚴重，修復費工費料，現正徵購材料，僱用民伕，分段進行搶修，預計尙需一月始可完成。

受時間的限制，我們所看到的，僅是被破壞的十分之一二。但我們已經夠了。一幅悲慘圖畫，已經在我的腦中形成。這幅圖畫在我的眼前不時移動，忽然變了一個樣子，我彷彿看見周恩來先生和中共在京滬的其他各位「口若懸河」的先生，在會議席上高喊「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等等口號的神態。我沒有閒情逸緻諷刺他們，我只覺得周恩來等等先生如果知道你的「同志們」在人民生活所依的土地上幹着什麼勾當時，他一定失去了那份「大言不慚」的勇氣；否則，他一定是歇斯底里的患者。

(九日)

民主的叛徒

我住在察哈爾大飯店二一七號，有一隻共軍沒有攜走的木櫥，打開一看，便見到一條用粉筆寫成的標語：「走向民主去」！在張垣，這樣的標語，是連廁所裏都可以發見的。

當蘇北戰事激烈的時候，我在那塊血腥的土地上旅行了三個月對共黨的所謂「民主」，有過一番瞭解；這次我到張垣希望獲得不同的印象。勿甯說，我希望聽到一點人民對共黨的好的批評，即使是千百分之一，亦夠滿足我的好奇心。

共黨察哈爾省政府九個委員中代表工人階級的委員黃源，原是平綏路機務所的一個

工人，今年四十三歲，只念過三年書，安分守己地已經做了十八年工。共黨來時，爲表示「民主」起見，要工人選一個代表參加政府，他糊裏糊塗地被選出了，真是做夢都沒有做過！他誠惶誠恐地當了委員。開過不少次會，但開會只吃吃茶點，或應應宴會，根本不要他發表意見，亦不可能發表意見。省政府委員會有所謂「三三制」，就是說共產黨佔三席，其餘的屬於各黨派和無黨無派。這是一套傀儡把戲，黃源便當了近一年的傀儡。好了，國軍到了張垣，黃源丟下了妻子兒女向國軍投誠，他感到良心才有了安慰。

我問他：「你不怕你的妻子兒女受罪嗎？」「那是沒辦法的事！」他哭喪着臉說：「我不知道她們到那兒去了！」

反正的共軍警衛團團長徐陳秋，現在有了新的頭銜：察西南剿匪司令。他說：「共黨的民主邏輯是這樣的：少數服從多數利益。多數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因此，違背黨的利益便是不民主。這確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真精神。

共黨黨可以非常放心的，是在所謂「解放區」內幾乎「沒有」少數利益。一個工人說：「我們不贊成亦不得地手。我們講的話像放屁。有一次，我講了幾句話，他們認爲不中聽，挨了一天一夜的吊。」一個被共黨「榮譽」地選爲參議員的醫生對我說：「第一天開會我提出了幾個議案，第二天我使受到警告。」「言論自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成

立的：兩個共產黨員在談話，何不可竊聽。兩個朋友在街上碰見了。得請一個共產黨員站在旁邊，才能交談。就這樣，共產黨完成了他們「輝煌」的「民主政治」。

假使所有的人民都像牛犛的愚蠢，指東往東，指西往不朝北，那天下不是坐定了麼？於是，共產黨在歷史的「棺材」中搬出了愚民政策，先從幹部實行起，莊稼起，打鐵匠，殺人放火的江湖好漢，是最標準的人材。知識份子，呸！沒用的傢伙，腦筋大有問題，得澈底改造改造。一個反正的共軍連長告訴我，他就是因為讀過幾年書，便不能做一個黨員，他始終受着冷落。

知識份子及年逾不惑的人却要被打進「冷宮」，甚至有遭受「噤」的一刀的可能。因為他們是「頑固不化的」，容易動搖的，是他們清一色的「民主政治」障礙物。但共產黨亦有他們一根直綫的教育。

一個十六歲的初中一年級生說：「我們在學校裏，先生老是教我們學跳舞，唱秧歌。……一年的光陰耗費了，一個基本的知識都未得到。」

「但除此之外，我們每天必得上政治課。什麼馬克思主義啦，八路軍的功啦，頑固派的混蛋啦，……囉裏囉嚇一大套。先生來上課往往不帶課本，只教我們讀報紙。」

合衆社記者張關興，提出一個問題問他：「你上了一年的政治課，能不能講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呢？」

他笑了笑：「上政治課時，每個人都必須到，教室內靜到鴉雀無聲，原來大家都厭倦的睡去。——所以我現在一點都不懂」。

接着他說：「拆爛污是好學生。用功的，便會受到校方的懷疑：『你是不是跟南京有關係？』」

共黨對工作人的教育亦是如此的。他們高唱「三八制」，但每天照例要多做兩點鐘工，在所謂學習的時候，便是上政治課。張垣南發電廠中有兩個工人，一個被稱爲「煮不熟」，另一個被稱爲「煮不爛」。叫做「煮不爛」的對我說：「鈴一響，腦袋一低就得去。不去，他們會叫你是『國特』。但去了聽不聽由我。我是照例充耳不聞的，所以他們叫我做『煮不爛』。」

這該是共產黨的悲哀了！

雞蛋裏算賬的故事

「鬥爭」•「算賬」•「翻身」•是共產黨三位一體的「革命」方式。名義上，好像是爭取勞苦大眾，打擊資產階級；拆穿西洋鏡，則是最惡毒的掠奪方式。

譬如爲世人注目的鼓勵佃農向地主發動的土地鬥爭，亦即是所謂佃農「翻身運動」，便是吸收土地的一種方式。

當地主被打倒以後，土地經過分配，一部份成爲公地，一部份變爲共產有力黨員的私產，（共產幹部不貪污，那是說給三歲孩兒聽的話。）佃農得到的僅是很少的一部份。而這位新「地主」，在當佃農的時候，他繳納了租糧還可以生活。現在，他的收穫物，留給自己的如麥子^{*}，全家只准留一担半。其餘的按「點」徵收。所謂「點」，是以一担爲單位，如收成三担麥，除了留下的一担五斗，還有一担五斗便是「一點半」。徵收的時候，並無標準，亦無一定的時期，有時一點要徵收五斗，有時一個月要徵收兩次。徵收到最後的結果是：全部的收穫物，連留下的一担半在內統統被徵去，或尙不足。因此「利益非所屬，又何愛於土地？」老百姓都志願不要土地，讓它荒蕪着。

關於算賬，有「一個鷄蛋的算賬故事」：

八路軍問一個的苦力道：

「喂！那家大戶人家有沒有向你借過錢？」

「老總，不要開玩笑！俺有錢借給人家，俺亦不是這副樣子了。」

「那末他們有沒有向你借過麥子？」

「他們倉裏堆的麥子一年還要爛掉許多呢！」

「蠢傢伙！我問你他們有沒有向你借過鷄蛋？」八路軍暴躁聲色俱厲地問。

苦力怔了一下說：「鷄蛋倒是借過一個的」。

八路軍的眉毛揚了一下：「借了有多少時候了？」

「有幾年了，大概是四年吧！他們做酒席，差一個鷄蛋，到俺屋裏來借的，說是明天還，明天，呃，後來他們大概忘了。呃，呃就祇是一個鷄蛋，沒關係！」苦力抓著頭皮說。

「蠢傢伙！一個鷄蛋可了不起啊！告訴你，你得向他們算賬！老子跟你擰腰！」八路軍露出參差不齊的黃牙。

他更糊塗了！怎麼算呢？於是，八路軍告訴他：一個鷄蛋，馬上可以孵出一隻小鷄來，小鷄長成母鷄，一年至少要生一百個鷄蛋。一百個鷄蛋孵成一百隻小鷄，小鷄再長成母鷄，一百隻母鷄一年可以生一萬個鷄蛋，蛋又孵成鷄，鷄又生蛋，四年以後，一個鷄蛋，便等於幾萬隻母鷄。這數目還不可觀嗎？你怎麼不跟他算？

苦力像茅塞頓開似地：「對啊！我還有這麼大的一紙賬放在外面呢！」於是，一，二，三，算賬萬歲！

大戶人家傾家蕩產還不足償還這四年前一個鷄蛋的賬。他們逃亡出去了。苦力變成了一份財產的主人。八路軍背着駁壳槍向他雲雲眼說：

「喂，傻小子！這一下可夠你受用了。誰給你這樣的好處？」

「共產黨！」

「傻小子！你應該報答報答呢！」

新財主又怔了一下：「老總，您怎麼說？」

背駁壳槍的取出一張紙條來，上面寫着：「捐獻百分之三十爲軍人生活費，百分之五十參加合作社基金。」

「喏，就這樣你才是一個愛國份子呢！」

好，他還百分之二十！至少比沒有強，他仍然很高興。

照例，張三得到的又要捐獻。幾次循環清算，一切的一切都捐獻了。

排長廿分鐘閒談

愚昧無知的人，雖然不懂政治，休管朝代，但他們肚裏明白。他們想來想去跟着八路軍鬥爭，清算的結果，富的固然窮了，窮的一個亦富不了，窮的得到的祇有仇恨！共產黨企圖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實行他們的剝削。結果，引火自燒：富的不消說對共產黨是深惡痛絕，而堪稱奇蹟的是窮人均對之咬牙切齒了！

在共產黨自己的集團中，只要是尚有一點人性的，對黨的殘暴的政策亦已深感厭惡。我和一個投誠自首的八路軍排長作過二十分鐘的談話。他怨憤地說：「在八路軍中處特殊地位的是參與長征的幹部，這批人驕橫恣慾無所不爲。」非長征幹部而地位又在營

級以下的則一切受到限制，戀愛結婚都不自由。相反，對於營長人上，則德憑結婚爲攝絡方式。結了婚，多了顧慮，勢必非乖乖的聽受指揮不可。

他厭戰。他覺得師出無名。他告訴我：有一次，他上前線的時候，歎了一口氣：「唉！自殘骨肉！」被政治指導員知道了，先是個別談話，再是小組批判，緊接着鬥爭。他說：「我在八路軍已有幾年，多少有些功勞，落得如此結果，我又爲何來呢？現在八路軍想反正的很多，所考慮的是不知道反正過來的國軍待他們如何？如果他們知道沒有一點苦難，那些被壓迫充砲灰的，有機會均將反正。」

我從國軍方面，獲得一封一個自殘的共軍遺書，那上面寫道：

「日本投降，我們應該享幸福，但八路軍不讓我們過好日子，到各村莊抓捕青年來打內戰。我們打日本是有功勞的，爲的老百姓不受壓迫，現在打內戰。死了亦是無代價的。我想光榮反正，但不知國軍情況如何。要後退必被長官槍斃，所以我自盡而死。八路軍同志反正逃走吧！要不然，亦是犧牲在戰場上。同志們：要想想爲誰而戰？爲誰而死！」

我在和許多農人，工人，商人，學生，反正的共軍談過話後，奇怪地問道：「難道說共產黨對你們沒有一點好處嗎？」

「天啊！」一個老頭子叫了起來：「共產黨有好處我還不跟它走嗎？」

當兵的說：「否則我不會反正了！」……

傅作義長官對記者團說：「共產黨的軍事失敗，是一般人的常識所能判斷出來的，而其政治失敗。如果不到張垣來。是不會相信的，尤其不會相信它的政治失敗，竟如此之慘！」

「共產黨的宣傳政策。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欺騙！」傅氏又說：「距離越遠的人，大概對共產黨越表同情，昆明人士或者同情共產黨的人多些，天津人士就差得多了，到了張垣，就完全是對共產黨政策普遍的憎惡。所以有人說：共產黨所到的地方，就無異打了防疫針，這個地方永遠再不會有共產黨存在。」

路透社記者坎貝爾這樣發表他的感想：「我在南京聽到的，到這裏來已經證明完全錯誤了！」

張垣的初冬

不刮風，張垣的初冬是仍然可愛的。我們在張垣的幾天，據說是難有的好天氣。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踟躕，欣賞那些來自沙漠的龐然大物——路跳的四條腿的搖擺，那個奇妙的駝峯的顫動，頗有粗獷的詩味。這裏已是內蒙古，蒙漢人雜居在一起，粗看分不出來。同胞在這裏有幾百人，堅守着他們的教規，與非教徒是不大往來的。他們各自爲生，

一向相安無事。外籍的教徒在這裏有百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俄人，現在已經恢復蘇聯籍；之外，有瑞典、挪威、比利時等國人。張垣的總人口，據最近調查是十四萬零八百餘人。

地方秩序在收復五天後則已恢復。十二戰區長官部有「臨時政務委員會」的組織，其工作較戰區政治部尤為廣泛實際。當傅作義氏被任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在正式接事之前，這一委員會便暫時負責察哈爾及張垣的行政。它與軍隊同時行動，所以軍政的配合毫無問題。臨時政務會祕書長周鈞，曾任綏遠省政府祕書長，現兼代張垣市長，聽說在出任察哈爾省政府祕書長的可能。臨政會是暫時的組織，待察哈爾省政府組織後，就結束工作。

目前，臨政會所從事的工作中，值得重視的是有關於土地問題的處理。臨政會根據中央所頒綏靖區施政綱領參照當地實際情形訂定工作要領，其中對土地問題之處理，訂定辦法如次：

- 一、各縣設立土地處理委員會，調查土地狀況，公評處理土地分配及地租糾紛。
- 二、被共黨沒收清算之土地，地主應提出土地所有權狀，准其無價領回。如土地所有權狀遺失，應由該管轄之保甲長及靠近其土地兩家鄰家地戶之書面證明，准其無價領回。

三、領得共黨清算分配土地之耕種人，得繼續保持土地使用權，但須對土地納租。

四、地主得保有產權，但須依照規定限制畝數，並實行二五減租收租。

五、爲實行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應逐漸實行耕者有其田，一面限制私有土地之畝數，一面由農民銀行貸款農民購買所需耕種之土地。

六、無主土地收歸公有。不在地主之土地收歸政府暫行保管。

七、政府對公地及無主土地及地主超過限制之土地應集中管理，或定價收購爲國公有，辦理公營農場，合作農場，或配給復員官兵及出征軍人家屬耕種。

又關於收復區被共黨沒收及清算分配之土地，本年度收獲物資之處理，亦訂定暫行辦法如次：

一、被共黨清算分配之土地，其產權仍歸原地主，承種人保有收獲權，但須向原地主繳納百分之一五收獲物或代價。

二、被共黨沒收之土地收獲物，依下列辦法辦理之：

A 被共黨沒收，由共黨自耕之土地收獲物，如經證明有地主者，給予原地主百分之一五收獲物或代價，餘歸公。

B 被共黨沒收之土地，如係交由農民代耕，經證明有地主者，代耕人應向原地主繳納百分之一五收獲物或代價，餘歸代耕人。

C 被共黨沒收之土地，如無地主，移交由農民代耕者，代耕人應向公家繳納百分之一五收穫物或代價，餘歸代耕人。

D 被共黨沒收自耕之土地，如無地主，其收穫物全部歸公。

這樣的處理辦法是公允合理的。施行的結果，預料的糾紛都順利解決。

由於交通的阻塞，郵政局還沒有運來足夠的郵票，在張垣寄信，像原始的方式一樣，是由收信人付郵資的。這兒還沒有黃金和美鈔的市價。各項物價，以布疋最貴，糧食尙稱便宜。至於那些爲人們所稱道的皮貨，可口的麻姑，雖然真正名貴的已爲共軍擄掠以去，而留下的那些貨色，商人們奇貨可居，一件中等的狐皮統子已經要賣到七八十萬了。（十日）

堅苦卓絕的大同保衛戰

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記者團自張垣飛往被圍攻四十五日之大同，空行一小時即達。大同各界代表已在機場等候多時。悠揚的軍樂，奏出歡迎的曲子。一位領章上閃爍着兩顆金星，上唇蓄有一撮灰白色的短鬚，滿面春風的將軍，和每一位記者親切地握手，熱烈地寒暄，說：「你們來得太好了！太好了！」他就是守大同的英雄——楚溪春，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四十三軍的軍長。

全大同城爲我們的到來掀起歡迎的浪潮。由機場到城門的途中一隊隊中小學生恭敬地排列着，舉起歡迎的旗幟，高喊歡迎的口號；在城內，每一塊牆壁上都貼了歡迎的標語；每一個居民，在他們瘦削的臉上似乎亦帶着一個「歡迎」兩個字。在那些可詛咒的日子，大同是受苦了！現在我們坐在招待所——雲中飯店融融的爐火旁邊，靜聽楚溪春將軍講述戰事的經過，真是一首悲壯的史詩！

一首悲壯史詩

大同，曾爲北魏的京都，城內之九龍壁、上下嚴寺與距城三十里之雲岡石佛，均爲千餘年之古蹟。其地介襄外長城之間，扼平綏鐵路中樞，亦爲同蒲鐵路之起點，雄踞雁北，夙爲軍事重鎮，得失每繫中原安危。去年日本投降，國軍於九月三月以空運部隊接收。共軍因感於大同的存在是對他們控制晉綏，鞏固熱察的一個重大的阻礙，因此必得之而甘心。

大同正式被圍的一天，是八月三日，但實際的戰事，應該起於六月十六日，共軍發動雁北攻勢，朔縣失陷，山陰繼之被佔，大同軍民已經感受到預兆，便作着一種迎戰的準備；集中實力，動員民衆，和儲糧，儲燃料等等。爲了集中兵力，國軍忍痛地退出口泉，平旺等重要的工業區，堅守大同近郊幾個比較險要的據點，那是以飛機場爲中心的

沙嶺，曹夫樓，北嶽廟，火車站。以這些據點，給伸過來的「魔掌」以「下馬威」。

我們應該注意到雙方兵力的比較。在共軍方面參加的是號稱精銳之野戰第一，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三五八，三五九等旅，共三十二個團，約五萬餘。國軍方面，楚溪春指揮的則是一支雜牌軍：第三十八師，東北挺進軍的騎兵第五師，第六師，交通警察隊，保安總隊。通信兵營和自衛隊，總數約有二萬餘人。

當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一個懦夫亦會變得非常英勇；這支雜牌軍在楚溪春的指揮下結成了一條鐵鞭。他們把沙土的大同變成銅牆鐵壁。單靠軍事還不行。大同三十萬人民，除了殘廢的和懷孕的婦人之外，在保衛戰的進行中都被動員了起來。當時有兩句口號是：「人人自衛，個個參戰！」

戰事愈為險惡，軍民的心結得更緊。大家產生一種信念：一要死，便死在一起！當死來臨之前，以所有的力量去抗拒它！大同民衆參加建築工事與救護等等工作而死難的，一共有二百八十一人。

共軍攻打沙嶺，曹夫樓，北嶽廟，火車站四個據點，歷久不下，氣急敗壞。最先的指揮官是姚喆。看看不行，換來了蕭克，仍舊不中用，智龍親自出馬，亦是不行，最後來了聶榮臻。他改變方式，不用硬攻，而以坑道接近守軍，俾使守軍不打死，亦得餓死。於是，四個據點的守軍被圍困了，和城內的接濟完全斷絕。北嶽廟守軍有一個營，李

匯川營長和剩餘的士兵在作戰廿餘日後，已是疲乏不堪，現在更沒有了飲食，他們像野人一樣吃起草來，渴了，便渴各自的小便。過了三天，共軍見廟內沒有動靜，以為人全死了，放心過來。劈劈拍拍一陣槍聲，又從廟內發出，每一顆子彈都射中了一個人。這使聶榮臻驚訝不止。最後，他只好施出一手殺手鐮，在各個據點施放大量毒氣。國軍無此準備，四個據點的守軍全中了毒。才撤退下來。

戰事演進到了城邊，楚溪春整日整夜督飭防守，累極了，和衣在沙發上躺一二個鐘頭，不久，他就會被驚醒，帶了衛兵，到每個防禦工事裏去慰問，鼓勵將士，城內的接濟僅賴空軍丟下一些彈藥。各項物資，除了燃料外，均大起恐慌。當時的物價到達了一個可怖的程度，下表是和解圍以後的物價作一比較：

品名	單位	被圍時價格	解圍後價格
小米	一斗	二萬元	四千元
菽麥	一斗	六千元	一千九百元
白麵	一斤	三千八百元	七百元
莜麵	一斤	二千四百元	四百五十元
高粱	一斗	六千元	一千九百元

以此之故，餓死的人，不在少數。

處境愈益艱困，軍民們拼着氣，要拼到最後！楚溪春是河北蠡縣人，共軍神出鬼沒，即把他的母親和三叔父從家鄉找了來，威嚇她們勸說楚氏投降，楚氏不為所動。共軍又要熟識楚氏的人寫信勸他投降，他把那些信，一一撕個粉碎。

共軍還對它的士兵許可諾言，入城放縱三天！像日軍攻南京時對日兵所許的諾言一樣。如果，傅作義氏不當機立斷，出兵集甯，那末大同是非失不可的。集甯告捷，亦就是救了大同。九月十六日，國軍自大同城內殺出，施展久困的身手，把一股怨氣寄在子彈上，殺了個痛快。據楚溪春發表四十五天中兩軍雙亡的數字：共軍二萬以上，國軍祇有二千。

楚氏特地邀我們參觀他部隊的實彈演習。在一塊磚上放一個煮熟的雞蛋，蛋上再壓一塊磚。距離七十公尺，一槍正中雞蛋。是第一等射手，那個雞蛋，便賞給那射手吃。一次演習參加的士兵有十五人，每人限發三槍，十五人中有七人是射中雞蛋的，其餘的則無不射中了磚塊。

「八路軍的腦袋有雞蛋大麼？有磚塊那樣大麼？」楚氏握着一個打壞了的雞蛋，興奮地說，以證實大同戰果的確實。

訪口泉，平旺

大同人歡迎我們的笑靨，是淌着眼淚的！共軍沒有進城，城內的損失較小，則共軍

足跡所至，廬舍爲墟，田禾蕩然。現在卅萬人之中，有八萬餘人無衣無食，無家可歸。我們在一個新月之夜，去巡視城郊的戰場。沙嶺原爲一百五十戶之村莊，只餘一片瓦礫。路透社記者形容它像「諾曼第戰場」。曹夫廟與北嶽廟都是古蹟，兩隻廟皆已失了蹤跡。北嶽大帝的兩隻泥眼，並給挖了去。車站破壞之慘，一如張垣。

十一月三日，我們專車去口泉平旺視察。口泉的永定莊煤礦，與忻州，煤峪口，全家梁，白洞，四志溝，同保，保晉等煤礦，合爲大同八煤礦，在日軍佔領時期，日可產煤八千噸，供應華北各地所需。平旺之發電廠，有兩萬一千克羅瓦特，規模佔華北第一，這些都是國家的財寶。國軍撤出之時，沒有移動過一隻螺絲釘，楚溪春說得好：

「兩兄弟吵架，可不要把祖宗的財產都毀了！」但是共軍却把這些都毀了！八煤礦現用舊法開產，日僅產煤七百噸。平旺發電廠則已頹然如同廢物。有是「幫閒」者認爲破壞是因有戰爭的緣故；且不論戰爭是怎樣起來的，國共兩軍都是當事者，而國軍未動分毫，共軍則大肆破壞，這實在有很多差別，亦使人民認清了嘴臉，不是輕輕一句話可以掩蓋得了。

我們在兩地徘徊憑吊了許久，坐車回城。半途，在漫天的黃沙中，突然有爲數三百以上的工人和他們的眷屬向我們的車子跪了下來。這使我的心劇然地震跳了一下。我以爲這是舊小說中常常出現的「攔路告狀」的場面。

「你們有什麼冤屈嗎？」楚溪春氏問他們。

「呃，總司令。……」爲首幾個年老的又跪了一跪。「八路軍……」。

「呃！他們是爲講八路軍的事。」楚氏回頭對我們說之後，他告訴這些工人：「你們不要跪，要講的快講吧——他們是中外新聞記者團，特別來訪問你們的情形的。」

我們立刻感到慚愧！窮兵黷武者造成了無數慘劇，寫文章的人，對這些受難者又有若何幫助呢？

雨阻大同

依照預定的行程，我們四日須回南京，但專機突然發生故障，便在大同多耽一日。我們有了空餘的時間去遊賞古蹟。雲岡於三日下午才收復，聽說共軍埋有許多地雷，不便去。我們只去遊覽了九龍壁和上下華嚴寺。九龍壁係琉璃瓦製成，各龍均有不同的神采。華嚴寺已作了倉庫，只看看幾個神像而已。

大同的商業衰敗未復，只有銅壺銅鍋是著名的出產。城內小脚女人很多，據說是由鄉下逃進城來的。城裏的女人，則喜歡模倣北平，但總差那麼幾十年。這兒沒有平劇，只有一家戲同演出山西的梆子戲，全是鬧音，一句都聽不懂。

大同執行小組在城被圍時走了，解了圍又來回，彷彿亦是爲了避難。關於執行小組

的共黨代表，大同人對我講了一段新聞：

原先的共黨代表名李波。是共軍的一個旅長，在城內；總是單獨地東跑西走。共軍圍了城，這個代表在政府與美方代表離去前便失了蹤，後來，人們發現他擔任了城西的指揮官，正在按圖攻打呢！這次共黨代表另換了一人，不再敢向外跑，他深知大同的人民會怎樣對付他的。

五日。大同下了雨，機場泥濘不堪，壞的飛機無法修理，而別的飛機亦無法下落。記者團遂趁便赴集甯視察，同時打電報給北平，南京，請派機至集甯接返，因為集甯的機場要比大同的好一點。

集甯風雪

搭平綏路車由大同北上，出長城以後，便是一片銀白色世界。「冷呵！」一聲低呼從南方來客的心底發出；北方人聽了暗笑：「冷麼？還早哩！真冷的時候，你這套行頭同夏布一樣。」

我們很幸運：沒有經過這樣的氣候。但在集甯的幾天，我們已嘗到了一點滋味。集甯是綏遠最高的一點，高出水面約一千四百公尺，這是一個二等縣份，設立不久，民九年前，還只是一個荒涼的村落。由於北方的多事，這小城蛻變為國防的要地，湯恩伯

將軍在此曾指揮百靈廟的戰事，築有國防工事。日軍佔領此地，把工事大爲加強。共軍來後，再度修築。因此，集甯的工事，在北方竟赫赫有名。

可是，堅固的工事，對集甯並非幸事，我走在大戰後的集甯的雪地上，像走在一所古剎裏，靜得可怕，殘破得令人心顫！雖然，戰事早已過去，戰爭的氣氛依然存在。黝黑的留落裏隨時發出「口令」的呼聲，劃破死一般的空氣，猶如荒野裏野豹的嘯喊。據說尙有共軍的殘部散落在鄉村裏。

風徐徐地吹，吹來像一根針，刺入骨髓。二十多位「貴賓」的到來，給歡迎者是一樁重大的麻煩。記者團大都未帶行李。北方人睡的是燒得火辣辣的炕，旁邊還要加一隻煤氣熏天的火爐，窗子是關得緊緊的不透一口氣，睡在炕上，活像烤紅薯。第二天起來，唇焦舌爛，背痛腰酸。如果不要燒炕，則非蓋厚被不可。當地人據說一生只洗三次澡，出世一次，結婚一次，死一次。一件衣服從新製到破爛不堪再穿，從不洗滌一次。蚤子之類，如果覺得難堪，反而是一條新聞。當地有借得出的棉被，誰有勇氣使用？我只好向鉅朱林警備司令借了一條軍毯，再蓋上大衣，胡亂地睡去。一早醒來就害傷風。

六日雪停了，但雲仍很低。賀鳳舞縣長特別發動一千個民伕打掃機場，結果空勞一陣。北平空軍方面來了個電報說：「飛機無法降落」我們困在招待所裏無聊已極。集甯的民衆聽說記者團來了，三三二二跑來陳訴，請願，彷彿把我們當做「領差大臣」或「

賑災專員」。這個說：「八路軍殺了我一家！」那個說：「八路軍把我的騾子牽走了！」又有一個說：「先生，俺一家老小都活不下去了！」……他們或她們說說都哭起來。我們不知道陪着他（她）們哭好，還是藏起來好，狼狽得很。

歸綏一夜

七日，集甯又下起雨來，還是走不了。歸綏方面電告那邊氣候較佳，我們便決定去歸綏候機。晚十時開車，路基是才修復的，車行極慢，過卓賢山後，車頭出了軌，幸而立時煞住，未演覆車慘劇。在車上過了極難堪的一夜。翌日，歸綏派車來接，前後延宕了八小時，八日下午五時才到達綏遠的省會。

去年歸綏之戰，歸綏軍民力阻共軍於城外，保持了清白的身子。當晚，省會各界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和一個精彩的遊藝晚會，除了歡迎記者團外，同時歡迎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幾位專家和從事慈善事業的幾位外籍教徒。在晚會上，省府祕書長于純齋氏任主席致詞說：「卅餘位嘉賓同時蒞臨，是歸綏十五年來未有的盛事！」他的演詞中有這樣幾句話：「偏遠而荒涼的綏遠，現已處在國防的第一線，由於物資上和文化上的條件不夠，這第一線，需要全國人士的注意，來開發，建設，加強它！」

在歸綏僅留一晚，九日上午九時，我們搭乘北平派來飛機折返大同，換乘已修竣之

張家口收復記

七四

專機南航，於下午三時返抵南京，結束了這次旅行。（十二日）

雷霆萬鈞壓張垣

申報記者宋紹柏

一個倖免於全燬的葫蘆

與其說是參觀，無寧說是憑弔！

記者在十八日隨「中外記者張垣參觀團」由北平到張垣，與其說是「參觀」，毋寧說是「憑弔」。傅長官本月初在綏遠記念週講話，曾鄭重地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只有沉痛而無快意，」「因為死亡的都是中國人！」張垣經歷了這次的災難，毀滅的完全是中國人民和其血汗之所經營。

上午八時半，人們乘上飛機，爲了便利攝影記者，飛機在北平上空繞過二週後，向西北飛去，因爲是上坡路，多走了幾分鐘。到張垣上空繞了一小時。在機上看環山的張垣，像個葫蘆，是個不宜守的地方，不論其北的張北，其西的柴溝堡，西東的宣化，只要一旦被進攻部隊控制，這葫蘆裏的守軍，必須考慮及早撤出。張垣這個「葫蘆」之得以倖免於全燬，似乎與它的地勢不無關係。

張垣有二個機場，榆林堡的一個較大的已經被共軍徹底破壞。在機上看見洋灰跑道

，已被炸得遍體鱗傷，我們便降落在較小的姚官屯機場上。坐上十二戰區預爲準備的卡車入市，沿途看見了劫後的張垣。

市民惡夢方醒

車行街上，看見兩側排列的一眼望不到頭的歡迎民衆。記者們似乎感覺到興奮，但那些坐在地上的人，並沒有站起來，更聽不到歡呼，細看那三角旗上寫的却是「歡迎勞苦功高的陳總長」。記者們明白了，那些民衆一個個呆呆地沒有什麼表情，看不出是喜歡是苦惱，好像惡夢方醒，還沒有清楚過來。大多數商店住戶門上插着國旗，顏色與綵紋都不像才做的。後來問一個商人，他說過去不是常掛的，舖戶門口也立着不少人，大家似乎都在茫無頭緒的看熱鬧，除去清理斷瓦頽垣的人有工作和成列的小攤等待領有法幣的軍人照顧外，很少看見有人工作。小商店雖都開市，但呈現着一片冷清。市民們還沒有法幣買東西，「邊幣」則失去效用了。標語已經煥然一新，佈告牌上，貼上了一張家口警備司令部佈告」。每一布告前都圍上一堆人。「解放大飯店」，「新華書店」，「晉察冀……」的牌匾，高懸未去，但有已經被火燒焦。慶豐大戲院門前標出「今日開始演戲」，妓館的「××書院」「××閣」照舊開着。這裏已經看不見「蒙疆」時期的絲毫陳跡，他替的是我們自己的破壞與殺戮。

車站破壞最慘

破壞最慘的是車站，偌大的一長列建築，完全燒了，車皮燒焦，車頭與車頭互撞，未毀的機器湊成了一個車頭，預定今天先用此車頭使宣化張家口間通車。發電廠完全破壞，大街上拖着墮地的電綫，但也收拾好了一個小發電機。傅長官辦公的地方，十七日起恢復了電燈。自動電話機完全燒燬。據說以此項恢復最難。廣播電台重要機件，已被運走，最近可恢復一小型電台。最儉倖的是自來水，這是那廠子的工人救了它，通地雷的火線被人偷偷卸去了。

隨部隊的進駐，張垣已經成立一個「十二戰區臨時政務委員會」辦理善後政務，主任委員是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周鈞。這個委員會的當前急務，約有下列幾點：土地產權問題，婚姻問題，共黨工作人員的自白自首，貨幣的整理，緊急救濟等問題。

恢復土地產權

關於土地產權問題，傅長官已經得到中央的指示，原則上只要所有人提出證據，（失去證據者，可由隣人作證。）無論經過如何的「鬥爭」，可恢復其所有權。但爲了顧及耕作人的損失，也承認耕作人的使用權與收穫權。地租不許超過全收穫量的百分之

十五。如果經過二次以上的「鬥爭」，則最初耕作者，應得百分之三十五，中間耕作者，應得百分之三十五，收穫者應得百分之二十五，地主仍舊是百分之十五。這一過渡辦法，維持到今年底，以後將根據土地法，實行「限地政策。」預定計劃是每人約合二十畝，五口之家，最多不許過二百畝，地租將較二五減租的辦法更少。根據實際情形，定成與現在的過渡辦法大致相同的標準，亦即地租應不超過百分之十五或十。據臨時政委會主委周鈞說：此種限制地租辦法，在綏東綏西已見諸實行。綏西是百分之十，綏東是百分之十五。全省實行者約佔三分之一地區，也還沒有多大困難。不過察省將來實行限田辦法，困難的是中央的地方能否籌出如許多的款子收買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者。據他的推斷，地方可籌百分之十或二十。所以明年能否有效的實行此一政策，還不能斷定。但據周氏表示，爲了實踐民生主義，對抗共黨的一套，這是必要而刻不容緩的。

貨幣問題麻煩

貨幣問題也是當前比較麻煩的問題，共黨發行的「邊區券」，已禁止行使。現在所有的是十二戰區隨軍帶去的四千萬法幣，小額幣的缺乏，也需要立刻解決。所以長官部貸給了商會二千萬，並准其發行臨時小額流通券，十八日已開始行使。張垣的物價還未受刺激，麵粉每斤四百元，大米五百元，白布九萬元一匹，但人們恐懼着交通恢復

後貨幣不缺時的上漲，會是驚人的，因為張垣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東西。中央銀行有人與記者等同機到了張垣，籌備設立分行。

婚姻問題較易解決，已定出的原則是無問題者聽其自由，有問題者以女方意見為主。

辦理工人登記

張垣的失業工人，還沒有統計起來。連同宣化龍烟煤礦工人算起當不下萬餘人。其他因戰爭而急需救濟者尚多。對於工人，臨政會決定即日起登記，先使之整理殘破的工廠，日給以千元至一千五百元，等於以工代賑。此外，行總亦有五人與記者等同機到張，帶去了四千萬現鈔，辦理急振。

白白自首運動很有效。白白自首者已有二千五百多人。當局宣布：只要白白自首，並獲得保甲的保證，即予以自新之路，不咎既往，同時禁止報復行爲。收復張垣已一週，尚未見報復行爲發生。一般民衆似乎已經都很開明，這一點當局認爲很好。

教本發生恐慌

張垣原有小學四十餘所，學生約萬人，經此變更，未受太大損失，都已經恢復開課

，中共教科書已廢止，可是新教科書尙無着落，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中等以上的學校，以前有男女市立中學，農科職業學校，商科職業學校，鐵路學院，醫科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及回民中學，內蒙軍政學院，學生約二千人。此外，有華北聯合大學，（延安、魯藝、外語、及教育學院合併者）學生數字不詳。這些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共軍撤退時，都已自動或被迫隨軍撤出。據十二戰區長官部的王祕書說，隨共軍撤出的學生約共六千餘人。其中有八百人，在路上以思想不良的名義槍殺了。現在有一部分已陸續回來。共黨晉察冀日報撤退前一日還出版，臨走將日本遺留在華北三部大型滾洞機之一的機器毀成了廢鐵。歸綏的奮鬥日報，前三天出版了張垣版。

將軍態度謙和

在張垣，我們會見了傅作義和董其武將軍，他們都穿了一身和士兵完全相同的草綠色軍服，他們沒有以勝利爲光榮，態度很謙和。傅長官希望記者們隨便和任何一個人接觸，以便知道張垣前後的真實情形。傅長官的祕書長王明德先生陪記者跑了半天，他說：「十二戰區的官兵精神是『待遇儘管不同生活必須一致，』不許有小廚房，衣食住行操作官與兵完全一致。記者也沒有看出二樣來。」（三五、一〇、二三、上海申報）

由政治上 看

共黨絕對沒有前途

救國日報社論

本報自復刊以來，即標榜反共主義，在我們領導之下，許多報紙漸漸也追隨上來，發表反共文字，所以目前一般人民對於共黨的罪惡，比去年已明瞭多多。使他們的欺騙政策，無所施其技能。

但在三四個月前，老友李燭塵兄由天津來京，對我說：「共黨在張家口辦得相當好」。我們談話時間很短，無暇細問其好在什麼地方，但使我心中不免懷疑，恐怕我們的反共有過火處，殊欠公允。所以我始終想獲得機會，親自看看共黨割據下的地方政治。適會國防部新開局招待中外記者，張家口大同參觀，記者雖以抽籤方法未得當選。然仍向中宣部交涉，要求參加，以便獲得實際考察共黨統治區域之機會。經十日之考察，我獲得堅決信念：一年來我們反對共黨，絕無絲毫錯誤，我們所宣布的共黨罪惡，無一不有事實根據，即在第二延安的張家口，其惡劣情形，與蘇北無少差異，而其破壞公共事業之慘，則又在蘇北之上。我由此感覺精神上之安慰，而我數月來由李燭塵兄所提供之謎，已獲得解釋了！

我們中外記者到張垣之晚，即由傅作義長官召集各界代表，對我們說明共黨罪惡，起立發言者，有胡父父親被共黨鬥爭而慘死之小學教師；有子女被共黨驅走之醫師；有會參加察哈爾政委九人之一的工人委員，有曾被共黨催眠過的小學生。有受過共黨壓迫過的天主教神父，均無不聲淚俱下的痛訴共黨罪惡。雖本京有兩家共匪尾巴報紙，其記者昧着良心（或係編輯昧良心修改過）稱之爲「台詞」，或暗示係受傅長官之事先囑託，其中最使他倆痛心的，當推一學生之宣布北黨奴化教育內幕。但該學生受中外記者數次質問，均能對答自如，若云「台詞」，則中外記者之問亦當係「台詞」了。不然，就不能對答得那樣合拍。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次大會上所發之言論，不能不認爲係人民痛恨共黨真情的流露，「台詞」云云，不過內心有愧者之自解耳！

我們經過這一次民衆大會後，對於共黨在張家口的成績，已領略大概了。第二天大部分記者參觀共黨所破壞的公共事業，如發電廠，電話局，鐵路等等，我們所到之處，無不聽到工人對共黨之痛罵，許多工人雖被共黨裹脅而去，但十之八九均由途中逃回，未逃回者不過十之一二。他們無不內心痛恨共黨，記者團中常以「日本鬼子與八路軍比較，那個好些」爲問，而得到的答覆，則一致爲「日本鬼子好得多」。是在一般工人眼中，共黨比日本鬼子還壞。已爲一致之定論。而本京兩家共黨尾巴報紙，則歪曲事實，謂工人脅於現勢，不能不說「國民黨比共產黨好」，真不知去事實幾千萬里了！新聞記

者能這樣昧良心說話，我不能不佩服其良心之黑了。

共產黨自誇的，是他們不貪污，我從前不敢相信，這次在張家口，傅作義長官會說

「關於共產黨的幹部，我一向絕不相信他們會有貪污的現象。到了張垣，才知道一些他們貪污的事實，共產黨的軍事幹部文化幹部比較好些，貪污最嚴重的是他們管理生產的人員和地方行政人員。共產黨在張垣的一個區長，來的時候是一所無有，這次退走時，竟以十幾輛大車，裝載家私。他們有許多人在商號中入股，私寄存黃金。比如某一商號應該被清算，他們就用政治上的權力庇護他，然後加入股本，共同牟利」云云。

傅長官說的話尚屬抽象，我在董其武軍長處，他把日記本給我們看，某商號向他報告，他號內有共產黨某入股六千萬元，這樣類似的記載，有數十筆，這是絕對真確。因為商號報告有共產黨的股本在內，即須以該部分股本歸公。若非確有其事，誰願以自己血本，作共產黨股本獻諸公家呢？

傅作義長官說：「共產黨軍事幹部尚好」，其實亦不盡然，我們在董其武軍長辦公室中，與一撤退後而向國軍投誠之共軍連副談話，他說：「中下級幹部未經手金錢物資，無從貪污，而旅長以上則貪污事實甚多」，是共產黨未貪污者，僅未經手金錢物資之人

，然則國民黨中未經手金錢物資之人，亦不是很乾淨嗎？足見天下烏鴉一般黑，是絕對的真理！

共黨不但在政治上的種種欺騙，使人民痛恨，而其掠奪行為，亦喪盡民心。張家口是第二延安；共黨勉強幹好的，人民的私產尚未被其掠奪殆盡。而集甯亦係陷匪數月之城市，人民已一無所有，即冬季墊在坑上的毛氈，亦被其掠奪而去，至於能自己行走之牛馬羊，大部被其奪去，更是普通。所以我們走到集甯街上，人民三五成羣向我們訴冤，這一幕又一幕的悲劇，難道也如尾巴報紙所載，是由官方導演的嗎？

在這次考察中，使我最感興趣的，為張家口某華人神父之妙語解頤。他說：「共黨常誇稱增產，譬如他們把小豬放在人民家中壓迫人民替他喂養，長大了是他們的，他們是增產了，而人民所費之食料，則付諸流水了！共黨常誇稱他們離開的地方，人民痛哭流涕。不錯，確有其事。但人民所哭的是丈夫或兒子被共軍擄去，而不是痛惜共黨的別離」云云。試問這樣行為的共黨，人民那個還對牠表示好感呢！

善哉傅作義長官說得好，「共黨所到之處，猶如注射防疫針，以後共黨病菌決不會侵入。不但受共黨害的地方不相信共黨，即接近共黨的地方，亦不相信共黨，所以現在恐怕昆明人對共黨最表好感，因為他們距共區最遠，不知道共黨真相所致」云云。

共產黨的作風是這樣，所以我敢說：共黨在中國是必然不會有前途的，因為欺騙只

能一時有效，一旦人民身受其害，無不痛恨刺骨，人有一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之慨，這樣的共黨，若有前途，那麼秦始皇的子孫，現在還在做皇帝呢？

(三五、一一、一三、南京救國日報社論)

由綏遠大同集寧戰爭

證明共產軍毫無戰鬥力

救國日報社論

這次中外記者團赴張家口大同集甯歸綏四地，視察其戰鬥遺跡，（歸綏未暇參觀防禦工事）我們發現共產軍攻不能克，守不能固，其戰鬥力幾等於零。這不但使國內外視共產軍為強大力量之人感覺意外，即記者素來看不起共產軍，亦視為意外。因為我還不知道他們那樣沒有用，所謂銀樣蠟槍頭，真是為共產軍而言了！

去年歸綏之戰，我以為歸綏有堅固的城牆，所以容易防守，使共產軍無法攻入。但是這次到了歸綏，纔知道舊城即明朝所築的歸化城，早已無城牆，惟清朝所築的綏遠城，城牆還在，而飛機場則在綏遠城之東。去年共匪賀龍蕭克所力攻的，是舊城區，因為綏遠一切商業都在舊城區，新城沒有什麼重要目標，他們能攻下舊城，就算勝利。但他們以十倍的兵力，不能攻佔無城牆的舊城，更無力量佔領飛機場，共軍老八路這樣沒有戰鬥力量，已註定共軍的運命了！

大同作戰各據點，我們都會經詳細考察過，在我們的眼中，這樣的防禦工事，無異兒戲。在國際戰爭中恐怕不能支持五分鐘。即大同城外的據點，或就廟宇，或就民房建

鑊，不過在牆上打一槍洞，與建一較高之瞭望台。這些工事都是木與土所建築，絕未見過鋼骨水泥，假使小鋼砲打得準，一兩礮就可把瞭望台打毀，數十礮也可把全房屋（即全堡壘）澈底毀滅，而使其防禦工事歸於烏有。但共軍盡其精銳，竭二十餘日之猛攻，始終無法攻入。最後僅恃毒瓦斯彈把守軍盡行毒死，然後始攻下外圍各據點。但攻到城下，則又一籌莫展，望城興歎了！以大同城牆之堅固，若以共軍的力量，可說永久無法攻入，惟時間太久，則城內缺糧缺煤，方有攻入之可能。由大同攻圍戰，我們可以武斷的說：在有接濟有兵力的城市，共匪絕對沒有攻入的可能。共匪拿這種能力與國民黨爭天下，可說是緣木求魚了！

共匪沒有攻城的力量，那麼，防守怎麼呢？我們由集甯之防守，也可以證明其毫無能力。

集甯的防禦工事，是民國廿五年湯恩伯將軍駐守集甯時建築的。日本佔據時代與共匪佔據時代均曾加強。即集甯城外有四座山，城西臥龍山；西南鐵軍山；東南老虎山；城東北定軍山，將全城團團圍住。防禦工事就建築在這四座山上，全是鋼骨水泥堡壘，外有數道鐵絲網，與深寬丈餘之濠溝。全山陣地，都由地下聯絡，並與城內聯絡，可以說只要城內有糧有兵，就可源源供給各山堡壘，使之能自由作戰。這樣的堅固陣地，與大同之兒戲相較，至少進步一世紀，不但在國內戰爭稱得起難攻不破，即在國際戰爭中

，也能抵當一陣，要摧毀這樣障地而佔領之，亦非數十門重礮，連轟數日不可。共匪佔據這樁堅強的堡壘，我們爲他設想，也是安如泰山吧！因爲傅作義將軍沒有重礮，應該不能攻陷這些堡壘，但奇怪得很，九月十日集甯戰爭一開始，僅數小時，鐵山臥龍山兩軍略要地，都入國軍之手，這證明共軍防守力也是等於零。後來國軍就把這兩座山作爲進攻集甯的據點，總司令董其武將軍則坐鎮鐵軍山堡壘中，共匪反集中重力向之圍攻兩晝夜，國軍兩晝夜無食無水，迄仍堅持。到十二日下午，右翼援軍趕到，由外連發數礮，共軍即瓦解。而老虎山堡壘，亦輕易爲國軍攻佔，集甯城內之共軍，始全部逃散了。共軍據這樣堅強的堡壘，挾兩倍的兵力？對於深入的國軍，不能將其消滅，反被其擊潰，終至四散逃亡，潰不成軍，這證明共軍雖有堅城，亦不能守了！

共軍攻擊的力量，那樣薄弱；（如歸綏大同）而防禦力量又這樣不濟事，當然只有攻不克，守不固，而全局失敗了！

共軍不但無攻防能力，而在戰略上亦甚低能。在張垣戰爭開始時，記者以書生之見，卽感覺取張家口，應由集甯向東北繞攻，先佔張北，再佔張家口，而由鐵路線經大同向張家口進攻，爲最下策。這點曾歷同本報同人談及。這次傅作義將軍卽照記者所想像的路線，進兵而攻佔張垣，但我輩書生能見到的戰略，而共軍的首領則完全見不到，他們把重兵集中在鐵路線上，而對於西北方則不駐一兵。亦猶蜀漢忘陰之防，而使鄭艾得

以長驅直入，是一樣的。這樣低能的高級將領，還能與戰略天才的蔣主席爭天下嗎？

戰略與戰鬥力，是爭天下的絕對要件，共匪這兩樣都完全缺乏，其失敗為天經地義，奉勸共黨，早日投降尚可保全首領，否則老虎橋監獄門外，是汝輩喪命之地。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三五、一一、一四、南京救國日報社論）

共軍為什麼會失敗？

——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傳作義將軍在張家口招待中外記者

演說詞

各位記者先生：今天有機會歡迎大家，尤其在各方面注意的政治焦點的張家口來歡迎各位，我覺得很高興。

我們雖然是以戰勝者而進入張垣，然我只有沉痛的心情，而毫無快意的感覺。基於這個原因，我屢次和各位談話，都不願涉及軍事。但各位先生們對於此次戰爭的經過，幾次問詢我們同志，並且有些地方，還願意多知道些，所以我現在提出幾點，向各位作一簡單的說明。

集寧會戰

從大同被圍攻到張垣光復，其間主要的一個戰役，就是集寧會戰。因為集寧會戰是一個主力的決戰。集寧的防禦工事，非常堅固，老虎山、鐵軍山、以及城郊，都是洋灰鐵筋構築的伏礮與子母礮，並有五層各種形狀的鐵絲網、電網、兩道外壕，城內各街道

，各家屋內也均構成防禦堡壘，各位先生如果有時間，可以親往視察。共軍賀龍、聶榮臻、蕭克各部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的兵力，再配合他的民兵和担架隊，共計十餘萬衆，憑藉如此堅強的工事，自以爲不但可以守得住，而且可以殲滅了國軍。但結果，他們完全失敗了。這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失敗呢？有人或者認爲是武器好、戰鬥好，但實際上都不是，最主要的是人民意志的力量，所以這個勝利，是人民意志的勝利。因爲人民今天最迫切需要的是和平安定，而共產黨的政策，却是擴大戰亂，這與人民的願望是完全相反的。自從今年一月十三日停戰命令之後，共軍在綏東無故襲擊國軍，達五十六次之多，我們爲了企求和平，對共軍的每一次襲擊，都忍受了。有一次在郭家營子，我們的蒙旗部隊，因爲警戒不嚴密，被共軍襲擊了，有一百多官兵被俘，共軍對這些已經失去戰鬥力的蒙胞，竟加以最殘暴的殺害，用刺刀不斷的向他們身上刺，他們不斷的在地下滾，直到一個個完全被刺死爲止，使幾畝寬的土地上，染遍了鮮血！官兵們被這一暴行激動了，他們要報復、要反擊，但爲了全國的和平，我抑制住他們的激動，官兵們責備我，甚至恨我，然我認爲還是應該繼續忍耐的。一直到大同被圍月餘，幾次求和均告絕望之後，我才迫不得已，採取了行動。在集甯城郊，共軍以最多數的兵力，將我們包圍了三層，兩天兩夜，我們沒有吃的，不能休息，但最後共軍仍然完全失敗了。所以，國軍這個勝利，不是憑軍事的力量，而是依靠人民意志的力量，官兵心理的力量。有人或

者懷疑我們有美國的新式武器，我可以負責任說：我們沒有，我們只有少數加拿大的手提機槍，另外還有蘇聯的席克列夫輕機槍，也還有最老的德國製的套筒槍，所以，這不是武器的勝利，也不是軍事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的勝利。

集甯戰後，蔣主席曾提出十天停戰，繼續進行和平商談，我們當時認為共軍可以接受蔣主席這個意見，因而又將軍隊停留在集甯附近，期待着和平商談的成功，出乎我們意料，共軍竟又拒絕了。蔣主席的停戰提議，並一再宣傳要在懷來殲滅由北平西進的國軍。這證明共產黨毫無放棄武力實現和平的誠意，到十月五日，我們才又忍痛進兵。由集甯至張垣，四百餘華里的距離，在七天之內，我們就進入張垣，成功的原因，是我們可以完全明瞭共軍調動和配備的情形。

奇攻張北

他估計到我們，可能有所行動，但他估計我們是沿鐵路線前進的，所以在天鎮陽高一帶，佈置好了一個包圍陣，準備殲滅我們，我們完全明瞭共軍的這個部署，便決定撇開他們，幾萬人的大兵團，在距離他們只有五十華里的地區，向張北前進，我們的騎兵部隊，以最迅速的行動，在我們計劃的前一天，就攻入張北縣城，當時城內共軍，對我們幾萬人的大兵團，行動竟毫無所知，還正在唱戲，倉卒間和我們展開巷戰，抵抗的雖

然激烈，但已無力挽回他的失敗，張北攻克後，張垣的光復，就已經大致決定了。我們右側的共軍，雖然有幾萬人的兵力，這時已經等於廢物，絲毫不能發生作用。自張北南下，直趨狼窩溝，神威台，這是長城線上一個很險要的地形，日本人並在此地築有極堅強的工作，這個工事，是日本人準備對我們的盟友蘇聯作戰用的，蘇軍在這裏也和日軍作過戰。當共軍剛要進入陣地的時候，我們的軍隊也就到達了，經過激烈的爭奪，國軍當將狼窩溝、神威台完全佔領。自高臨下，直趨張垣，共軍已無法再作防守，國軍於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將張垣光復，這時共軍增援張垣的兩萬餘部隊，距張垣恰恰是五十里。有人或者懷疑我們有飛機作戰，我可以告訴大家，本戰區並沒有配附飛機，只是北平的飛機，有時在前線給共軍散放傳單。各位先生們！這就是爲解救大同之圍全戰役的大概經過。如果以戰事論戰事，張垣的光復，主要的是懷來的戰鬥，因爲懷來是共軍的主力部隊。

共產黨的軍事失敗，是一般人能夠體會到的，雖然他一再宣傳以五十萬兵力，堅守張垣，並且要在懷來殲滅國軍，然有軍事常識的人，均可判斷到他必要失敗，這毫無值得驚奇之處，最使我們驚奇的，是共產黨的政治失敗。各位以一天的自由觀察，自由訪問，也大致可以得出一個輪廓，我現在就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作一點簡單的說明。

共黨政治失敗

第一是共黨所宣傳的三三制民主制度。大家可以調查各種選舉的事實，就知道共產黨所謂三三制，只是擺了幾個傀儡，而實際上，仍是共產黨控制了絕對的權力。昨天晚上共黨所宣傳的工人代表，當選爲察哈爾省政府委員之一的黃源先生，他爲報告的情形，就是一例。這種假民主。只可以欺騙小孩子。共產黨的民主，是以黨作單位，所以他們在開會時，批評他們的同志，常常使用這樣的邏輯，民主不能超過人民的範圍，而人民的範圍又不能超過黨的範圍，而黨的決定，是由上級決定，下級執行，如此幾個「而」字，就使共黨所謂的民主，最後只剩下其上級幾個領導人的決定了。我們認爲國內的民主，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民主，而不僅是黨與黨之間的民主。但一個人最起碼的民主權利，語話自由，在共黨的所謂解放區內，是絲毫沒有的，兩個人在街上見面，要想說話，必須請來一個第三者，站在旁邊，才能交談。晚上夫婦在臥室中談話，也要提防窗外的聽房隊，床下的聽房隊。這樣的民主，怎樣能欺騙了人民呢？共軍對於任何一個組織的管理，都是用暗中監視的方法，一句不同於共產黨意見的話，沒有一個人敢說出口來。他以普遍的造成仇恨，來統治人民，丈夫與妻子之間，兒子與父親之間，店員與店主之間，工人與廠方之間，東鄰與西舍之間，以各種方式，製造仇恨。這與中國人民酷

愛和平的天性，與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與中國國民的習慣心理，都是完全違背的。所以各位先生，隨便與任何一個人談話，都會得到對共產黨極端憎恨的回答。而共產黨的政治失敗，也就來之有自了。

經濟失敗

第二，我們來研究一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共產黨所宣傳的土地分配，減租減息這許多名詞，爲國內前進人士所歡迎，並且與民生主義相符合。但這些名詞的內容，却與名詞本身是完全相反的，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不是經濟政策，而是財政政策，一切經濟計劃，都不過是籌款的方法。如果他真正是經濟政策，打富濟貧，得不到富人的同情，還可以得到窮人的同情。但實際上，窮人只是担了一個算帳鬥爭的空名，算帳鬥爭的利益，則以百分之十歸軍人家屬生活費，百分之五十歸合作社基金，百分之二十分散給窮人。其中百分之五十的合作社基金，等於歸公，分到百分之二十的窮人，過一時期，就又成了算帳鬥爭的對象。所以有一次鬥爭，二次鬥爭，三次四次鬥爭的現象。土地分配，沒有土地耕種的人，應該擁護，但事實上，當佃戶租種地主土地的時候，繳納百分之二十的租糧，分到土地之後，共產黨却以各種名目，要去他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的收穫物，利益不歸於人民，人民何愛於土地？這種「其目的只在籌款籌糧的掠奪政策」不

但有錢人反對，沒錢人更反對。我們不要以為窮人不識字，沒知識，但他們很現實，他們能算得出來。他究竟得到了些什麼？算來算去，僅僅是得到了仇恨。生產政策，也是共產黨所一再宣傳的。軍隊、機關、學校、各有各的買賣，利用他們的權力，利用他們的票子，壟斷人民一切的正常經濟活動，而利益完全歸了他們。一切生財之道，他們都注意到了，一切利益在黨而不在民。結果，是普遍的生產萎縮。不過，在陝北方面，他們的政策比較高明些，因為他們種大煙，以販賣大煙，作為籌集軍費源泉，因此算帳鬥爭的政策，就不需要實行，所以，共產黨的財政政策，究其實，又只是一個籌款政策。

第三，共產黨對於工人，按道理講，應該是為工人謀福利的，但結果，如昨天晚上茶話會中工人所說的，完全是一套欺騙，是一套陰謀。也許將來他們是打算為工人謀福利的，但今天則是用工會、工人糾察隊、工人自衛隊等各種組織，要把產業工人變成戰鬥土地。

共產黨的教育，不是為國家培育人才，而是為共產黨製造幹部，如昨天晚上茶話會中那一位小學生所說，他們不讓學生學習知識，要他們作宣傳，以青年學生作為宣傳的幹部，用這樣的宣傳幹部，使人民都變成了土地。

共產黨的婦女政策，不是為了提高女權，而僅僅是為為了以婦女作為誘惑青年的工具，作為維繫他們幹部的的方法，讓青年婦女扭秧歌，讓青年婦女為對象，婦女的廉恥喪

失，羞愧尋死。這就是共產黨婦女政策，在婦女口中的結論。

宣傳失敗

共產黨的宣傳政策，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欺騙，各位先生從南京上海來，到現在恐怕已經有了不同的感覺，你們是在文字上看到共產黨的政策，在耳朵中聽到共產黨的政策，到了張家口，就可以真正瞭解到共產黨各種政策的內容。距離越遠的人，大概對共產黨越表同情，昆明人十或者同情共產黨的人多些，平津人士就差的多了，到了張垣，就完全是對共產黨政策普遍的憎惡，所以有人說，共產黨所到的地方，就無異打了防疫針，這個地方永遠再不會有共產黨存在。

關於共產黨的幹部，我一向絕不相信他們會有貪污的現象，到了張垣，才知道一些他們貪污的事實，共產黨的軍事幹部文化幹部比較好些，貪污最嚴重的是他們管理生產的人員和地方行政人員，共產黨在張垣的一個區長，來的時候是一無所有，這次退走時，竟以十幾輛大車，裝載家私，他們有許多人在商號中入股，私自存黃金。比如某一商號應該被清算，他們就用政治上的權力庇護他，然後加入股本，共同牟利，我起初並不相信，到張垣後，雖然接到此類事實的幾十件報告，但我仍然懷疑，可是現在我有些相信了，我們相信還不是根據這些報告，而是根據他的政策，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是不義

之財不取，現在共產黨要鬥爭，要算賬，就必須找地方無賴來執行。而壞人又怎能不做壞事呢？這就是他們幹部貪污的最基本原因。

總結起來，我們認為共產黨的軍事失敗，是一般人的常識所能判斷出來的，而其政治失敗，如果不到張垣來，是不會相信的，尤其不會相信他的政治失敗，竟失敗的如此之慘！學生、工人、農民、商人、婦女、男女老幼各階層人民，對共產黨竟如此的憎惡，如此的痛恨！可是我們將所有共產黨所作所為的各種事實，歸納起來，他的政治失敗，則又成爲邏輯上的必然。因爲他的政策，完全爲了發展黨，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國家人民的利益，就放在第二位了。以黨爲前提，當然要求不斷的擴大，以張垣來說，他要養活四十萬的軍政人員，因而他的政治經濟，都是爲了籌款，爲了向人民要錢，爲了使人民當兵。既要人民的錢，又要人民的命，他又有什麼辦法能得到人民的同情呢？以二百多萬人口，養活四十萬軍政人員，共產黨再會宣傳，再說得好聽，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以我來說，不要說四十萬軍政人員，即使五萬軍政人員，在這裏要吃，要穿，要花費，三個月的時間，人民就會將我罵壞了。

我爲共黨設想

所以，今天共產黨的前途應該靠政治，不應該靠武力，靠武力，不但武力失敗，而

且要影響到政治的全盤失敗。共產黨中一部份青年是爲抗戰而參加的，有熱情，能堅苦，研究技術，耐心工作，如果把這些長處，用在政治競賽上，用在建國事業上，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也可以創造更遠大的前途。我自己用理智爲共產黨設想，以和平商談，實現國家統一民主，是共產黨今天最正確的道路。如果共產黨不要理智我就無法再說了。我自己判斷，共產黨如果真要分裂，真要另立政府，他的幹部就要散。你們與共產黨的團長營長連長指導員等談話，可以看出他們今天在和平商談中，存在着一個心理，如果他們表示反對共產黨，和平商談成功，則他們面子上有一個難看，因而忍耐着，等待商談，共產黨真正一旦絕裂的話，這些爲抗戰而參加共產黨的青年，立刻就會表示他們的願望，立刻就會採取行動。何況在山窪裏，如此多的人數，又如何能生活呢？所以爲了共產黨的前途，接受政府和第三方面人士的意見，以和平商談方式，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民主，放棄武力，爭取政治，在中央政府中爭長論短，不要在地方上爭斤論兩，如此，對自己，對國家，對人民，都是最正確的道路，否則，共產黨仍然迷信武力，逞兵倡亂，不但對國家，對人民是罪人，即對共產黨本身，也是罪人，剛才說過，共產黨現在所到的地方，無異打了防疫針，在這個地方永遠不會有共產黨存在，所以也是共產黨的罪人。我國人雖然是勝利進入張垣，但我無絲毫快意的感覺，我衷心祈求和平統一，只要和平統一實現，我一定依照我去冬致毛澤東電所說，呈請辭職，以表明我

的心跡，實現我一向的宿願。我沒有個人恩怨，更不是爲我個人爭權利、爭地盤、只是單單純純，爲了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民主。這個標題，也是毛澤東先生提出來的。

各位先生們，我們設備太簡陋，招待太不週到，請各位先生，多加原諒。並敬祝各位先生健康。

傅作義將軍印象記

中央日報
駐晉綏記者 古方

(一)

二十八年五原大捷，陳立夫先生致傅宣生將軍的賀電中，似乎有「是漢家之飛將，逐虜騎於陰山」兩句，傳誦一時。

將近二十年的塞上冰雪與風日的激盪，把這位巨人洗鍊得更加堅強與結實。

傅將軍之爲世人所知，實始自涿州之戰。其間經過百靈廟之捷、五原之捷與綏包之守，更名滿天下，有新長城之譽。我們今日試縱馬陰山下，黃河灣，見不疇千里，河渠縱橫，戰士慄慄，紀律整肅，真令人起寇萊公北門鎖鑰之感。

(二)

高個子，說話帶很重的晉南口音，講話時，兩手時常握着那腰間一字橫跨的大兵皮帶，愈到緊張時，愈握得緊，很少有其他的姿態，有時伸手到背後抓抓，有人笑說他是在掐蚤子。但他是一個很好的演說者，那堅定深刻的講詞，時常延續至一小時而使聽者無疲之感。走路有點蹣跚狀，有時鬧着很重的腳氣，在綏西，坐汽車的時候很少，經常

以自行車代步，有個冬天，在冰旁滑倒，右臂跌脫了節，到蘭州才醫好，他的一位隨從副官說：疼得厲害時，常滿頭大汗，始終不作呻吟。

這樣一個硬性人而有時會流淚以至痛哭。彭象賢兄對我說，有次他從重慶回綏西，去見傅將軍，三十年間，抗戰情形最艱苦，他說到國事的危險，奸商的罪惡，一部份官吏的墮落，與領袖日夜辛勤憂勞之狀，傅將軍聽了大流了一場眼淚。有一次晚會上，演「國家至上」，張老師感動得握着黃老師的手的時候，我看見傅將軍的眼淚而下。去年綏包戰役後，他到醫院看傷兵，感動得大哭，那是大公報的記載，我已離開綏遠了。這在性格上說，并不矛盾，真正堅強的人，往往感情最充沛，傅將軍被人稱為有英雄性格，大約即在此等處。

(三)

抗戰期間，大部分人生活都很艱苦，綏西當日，差不多成爲一塊遺世獨立的孤島，就因這樣，愈加成了清一色的艱苦作風。自司令長官可至士兵，自省主席以至小辦事員，「老虎下山一張皮」，只有黃色與黑色分出文武階級。傅將軍本人，真作到「食無重肉」，多半是普南的一種「沒鹹饅頭」與一盤雜菜，他的小姐在西南聯大讀書，想作一件夾大衣，寫信來繞了許多圈子才談到本文，他笑着對人說：孩子們變了，對我寫信

還辦「外交」。他怕他的幹部們有奢靡傾向，在朝會上講話說：「現在正是抗戰，大家要更刻苦。我在重慶陪委員長吃飯，桌上就沒雞。我們何必要吃雞呢？」說也可憐，有些人一定以為這話太寒儉了！

(四)

記者所以絮絮說這些生活瑣事者，正以一個負軍政重責的人，他們私生活，與這些「大事情」正息息相關。由於他的堅韌，在練兵方面，造成一種結實凝重的氣象；由於刻苦，造成一種踐履篤實氣象，五原大捷之後，那邊較重要之戰役，一為河西營盤之役，一為烏蒙中公旂之役，在營盤一役新三十二師以一營孤兵，與日僞大兵遭遇，激戰一夜，全營戰死，無逃亡者，記者曾輓以「孤忠應繼寶山營」之句。中公旂打的一個「便宜仗」，以很小的兵力與犧牲，摧毀敵人從烏蒙北窺外蒙，西進新疆的一個重要據點；把那旂的王爺們從敵人羽翼下接回，加強蒙胞的內向。戰事從開始以至結果，首腦部知道者除傅將軍外，是參謀長，參謀處長，一位參謀，和一位担任各種文告繕寫的書記。捷訊宣佈的上半天，記者正在長官部的一間會議室裏同幾個人閑談。從簾子望出去，傅將軍正浴着一身陽光在院子裏踱來踱去隨手抽一根籬子上的荳棘草，敲敲打打，和他接近的人說，這是他最高興時候的表情。一定有甚麼喜訊。果不其然，到下午，中共旂捷

音就正式宣佈了。一軍人指揮打了一個好仗，正與文人完成一篇好文章一樣從心底發出愉快之感。不久，記者到營會，會見了指揮作戰的袁慶雲軍長，在他那滿堆戰利品與四壁懸掛由日人測繪極精密的外蒙地圖的辦公室裏，他若無其事的靜坐着。那時外蒙沒有獨立，我們談到許多外蒙的問題。他那裏有從敵人手中得來的很多關於外蒙的資料，我勸他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而今秋風淒厲，我很懷念塞外的這位青年將軍。

傅將軍練兵，小處極注意，尤注意士兵生活，綏西空地很多，營房附近，總有若干畝菜園，更飼養豬、羊、鷄之屬。黃河、五加河與縱橫的水渠，出產極肥美的魚。他命令他的部下，要使士兵每天有四兩肉吃，達到他「人強馬壯」的口號。政治部主任張彝鼎先生常說：「我們這裏的士兵，個個都黑粗黑粗的」。魏德邁將軍到綏西視察後曾說，那是全國少數最好軍隊之一。

(五)

五原大捷後，中樞頒發傅將軍青天白日勳章，他曾遜謝，那一篇很有名的辭青天白日勳章的電文，據說是由他的祕書長趙伯純先生主稿，經張季鸞先生潤色者，是否確實，筆者不敢負責說肯定語，去年冬天和最近的兩通致毛澤東電，都是極叫座的好文章，言爲心聲，傅將軍想解甲歸田的意思，時於無意中流露。但在今日這個局面下，恐怕不

容易讓他退休。談到文字，記者想起他學習英文，他請一位王秘書專門教他，王君向他報告公事，要用英文，出門在途中談話，要用英文：在一個訓練機關裏，每日晨間跑步，要王君和他并肩跑，邊跑邊談，還是英文，弄得王君氣喘汗出，欲罷不能。

在一個招待中美訓練班人員的晚會上，他用英語致詞，換得美國朋友們的大鼓掌。在我這個外行聽來，似乎響音不少。他有一次很感嘆的說：「我學英文，和商先生（指商參軍長啓子）不差多遠，看人家。我這幾年丟完了」。

（六）

記者在綏西四五年，始終沒有寫這樣的文字。今遠隔千里之外，信筆胡寫，都爲舊聞，且破碎不成片段。傅將軍有「四十年的奮鬥」一書，由彼口述，其秘書閻又文兄筆記者，已成了好幾厚冊，但恐尙未到發表時期。沒辦法，本文權冒充一下「發凡一好」！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於并州新飛雲閣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張家口收復記

定價：每冊 元

編者：楊先義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64

